

文華出版社主辦  
文藝綜合月刊

# 天 地 閣

第 四 期

廿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 天地間

第四期  
目次

美國三大罪惡論	林語堂(二)
哀妓	渾介(五)
琴妮與沈沉之婚	徐訏(八)
老蔡	杰光(一四)
避難雜記	翁賽德(一七)
眼淚	馬拉(二〇)
史地教員	張葉舟(二三)
寄·待	羅昔(二四)
大音樂家蕭邦	言文(二五)
一個善辯的納粹報告員	沈浮(二七)
飛行憶語	劉蔭生(二九)
阿屠夫希特勒與女人	科勒(三一)

## 約稿三章

(一) 本刊接收外稿，無論創作或翻譯，凡適合本刊體裁，內容充實，文筆流暢者，均在歡迎之列。

(二) 來稿錄取與否，概不退還，唯附有回件郵資及信封者不在此例。錄取稿件，每千字酌酬二元至二十元之稿費，補白材料均贈本刊，稿費及贈書概於發表後半月內寄出。

(三) 稿件請寄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〇號大興公司轉本刊編輯部收，并希於稿端註明真實姓名，通訊地址，及加蓋印章，以便核對及致奉稿費。

天地間月刊社編輯部謹訂



## 美國三大罪惡論

林語堂

中國人有一種美妙的哲學觀念：『一個人以為不要緊，便甚麼都不要緊了；』美國人的觀念和這種觀念却形成奇特的對比。人生真是值得那麼煩，麻煩到『心為形役』的程度麼？悠閒哲學的崇高精神排斥這種觀念。我曾看見一間工程公司的廣告，大字標題曰：『「差不多正確」還是不夠的』，這是我所看見過的最特殊的廣告。美國求十全十美的心理看起來是要不得的，美國人的錯處是一定要把已經差不多正確的東西改成更正確些；但在中國人的心目中，差不多正確已經是夠好了。

美國的三大罪惡似乎是講求效率，講求準時，和希望事業成功。這些東西使美國人那麼不快樂，那麼神經過敏。這些東西剝奪了他們享受悠閒生活的天賦權利，使他們錯過了許多閒逸的，美麗可愛的下午。一個人第一步必須相信世界沒有災難，相信『把事情做好』固然是種偉大的藝術，可是『把事情放着不做』也是一種更偉大的藝術呢。在大體上說來，如果一個人接信後立刻覆信，其結果是差不多和不覆信一樣好或一樣壞的；你雖然也許會錯過了幾次良好的約會，可是也許會避免幾次不愉快的約會。如果你把信件在抽屜裏擱置了三個

月，多數的信件是不值得答覆的；如果你在三個月後沒把信件起來再讀，那麼你也許會覺得把它們全數答覆是多麼無用處，多麼浪費時間。寫信的確可以變成一種罪惡，它使寫信者變成推銷貨品的優等捐客，使大學教授變成有效率的商業經理。在這種意義上，我頗能了解托洛對那些常常上郵局的美國人的輕視心理。

我們並不是不相信講求效率可以把事情做完，而且做得很好。我始終喜歡美國的自來水龍頭，而不喜歡中國製造的，因為美國的自來水龍頭不會漏水，那是不幸中之幸事。可是對於『我們大家必須有用，必須有效率，必須做官，必修掌握大權。』這個舊觀念，我們一貫的回答是：『世界上自有傻瓜，他們刻意要做有用的人，情願勞碌，喜歡掌握大權，所以一切事業總可以辦下去的。』唯一的問題倒是：那一種人比較聰明呢——悠閒者抑勞碌者？我們之所以不贊成講求效率，並不是因為效率能把事情做完，而是因為講求效率太費工夫，使我們不能享受悠閒的樂趣，使我們爲了想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弄得神經也損壞了。一個美國編輯爲了校正他的雜誌上的錯字，煩

惱到頭髮也灰白了。中國的編輯則比較聰明，他留下幾個沒有校出的錯字，讓讀者得到發見錯字的樂趣。不但如此，中國的雜誌也許會開始按期刊登一個長篇小說，而在登了一半的時候，忘記再續登下去。在美國，這也許會使那編輯大受攻擊，可是在中國，那是不要緊的，因為「那是不要緊的」。美國工程師造橋，核算正確，使兩端銜接，相差不到一吋的十分之一。可是兩個中國人開山洞，在山的兩面分工掘起來，結果是掘成兩個進口，兩個出口。中國人深信這是不要緊的，只要山洞掘得通，有兩個山洞倒可以築雙軌鐵道了。只要你不匆忙，兩個山洞是跟一個山洞一樣好的，掘總算掘了，工作總算完竣了，如果火車可以通行，也就不錯了。中國人也是非常守時的，只要你給他們充足的工作時間，他們總能把一份工作按照規定的時間做完，只要那規定的時間是夠長的。

現代工業生活的速度使我們無法享受這種偉大的悠閒生活。不但如此，它以鐘為計時的標準，給我們一個不同的時間觀念，結果使人類變成了鐘。這種情形一定會發生於中國，例如，在一間僱用二萬個工人的工廠，一定會有這種情形。二萬個工人全可隨自己高興的時候才進廠做工，這種奢望當然是有點可怕的。雖然如此，可是生活之所以那麼困苦，那麼緊張，確是這種按時按刻上工的規定所造成的。一個人如果須在下午五點鐘準時到達某處，那麼他在一點鐘到五點鐘這整段的時間

就都因此犧牲了。每個美國成人都依照小學生的時間表來安排他的時間——三點鐘做這件事，五點鐘做那件事，六點三十分換衣服，六點五十分上汽車，七點鐘入旅館的房間。這簡直是使生活失掉了價值。

美國人現在已經達到一個悲慘的境地：他們不但把明日的時間表完全排好，不但把下星期的時間表完全排好，而且連下個月的時間表也完全排好了。安排三星期後的一個約會，在中國是聞所未聞的。當一個中國人接到一張請柬時，他能很聰明的不告訴主人能來不能來。他如果要來的話，可以在請客名單上寫一個「到」字，如果不來的話，可以寫一個「謝」字，可是多數的客人只是寫一個「知」字，表示他已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到不到是不必提的。一個美國人或歐洲人離開上海的時候，能夠告訴我說，他將於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下午三點鐘在巴黎參加一個委員會，又將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坐七點鐘的火車到達維也納。如果我們要把一個下午判刑處死，我們難道一定要把行刑的判決那麼早就宣佈出來嗎？你能隨自己的高興要在甚麼時候到甚麼地方，甚麼時候離開甚麼地方嗎？

可是，還有一點更重要：美國人之所以不會悠閒，是因為他有做事的慾望，因為他把工作看得比生命更重要。我們要求一切偉大的藝術必須有名實相副的特性，同樣地，我們也應該要求我們的生活具有特性。可惜特性這種東西不是一天可以造

成功的。它跟醇熟的酒一樣，必須靜止不動，而且也必須經過相當的時間。美國的老人，不論男女，都想做事，都想用這種方法去獲得自尊心和後輩的尊敬：這在東方人看來是多麼可笑啊！老人多做事，有如古禮拜堂上裝置傳聲器，播送爵士音樂一般。老人家「是人」還不夠嗎？他們難道必須永遠「做事」嗎？中年的人不會悠閒已經夠糟了，老年而不會優遊歲月簡直是人類天性上的一大罪惡。

特性始終和一些古舊的東西，一些需要時間去生長的東西發生聯繫，像人到中年時臉上的美麗線條，這些線條是特性在創造中的標記，在一種生活方式中，在人人拿去年的汽車去換新型的汽車這麼一種生活方式中，要找到特性是有點困難的。我們所製造的東西是這樣的，我們自己也是這樣的。在一九四〇年，每一個男女都有一九四〇年的樣子，到一九四一年，每一個男女便會有一九四一年的樣子了。我們喜歡古禮拜堂，舊傢具，舊銀器，舊字典和古版的圖書，可是我們完全忘掉了老年人之美。我想我們的生活是需要欣賞這種美的，因為據我看來，老舊的東西，圓熟的東西，飽經風霜的東西也就是美的東西。

我有時發生過一個先知般的幻想，想像在千年之後，紐約曼哈旦市區的居民都會遲緩起來，美國的「進取者」(“Go-getter”)都會變成悠閒的東方人。美國的紳士將披了長袍拖着

拖鞋，在百老匯大街的行人道上踱方步，兩手插在褲袋裏，如果不是像中國人那麼兩手插在袖口裏的話。警察和漫步的路人在十字路口打招呼，而開車人和開車人在車馬擁擠的路中相遇時，也停下來寒暄，問候他們祖母的健康。有人在他的店前一邊刷牙，一邊從容不迫地和他的鄰居談天。偶而也有一個心不在焉的學究搖搖擺擺走過去，袖子裏塞着一冊捲起來的破書。午餐的櫃檯取消了，人們都坐在自動飲食店裏又軟又低的安樂椅中休息，另外一些人則學會怎樣在咖啡店裏消磨整個下午的時間：一杯鮮橘水喝了半個鐘頭，酒也學會沾唇細酌，品味談天，而不再是一大杯一氣灌下肚了。醫院裏也廢除了病人登記的手續，病人可以和醫生交換關於人生哲學的意見。救火車將像蝸牛那樣，慢吞吞地在街上行駛着，救火人員在路上停下來去看人家吵架，爲了空中飛雁的數目而吵架。可惜這種幸福的世代在紐約曼哈旦市區中永遠沒有實現的希望，因爲美國依然存在：「講求效率，講求準時，和希望事業成功。」這三大罪惡。如果美國人能夠消除他們的罪惡的話，那末他們一定可以享受許多悠閒的下午。(摘自黃譯「生活的藝術」)

### 歡迎批評

本期原早付印，本可如期出版，後因郵路中斷關係，以致遲至今日始行發售，特此附啓，并祈讀者鑒諒。

敬請介紹



# 哀妓

渾介

妓女本是爸爸媽媽的女兒，哥哥弟弟的姊妹，祖父祖母的孫女，外祖父母的甥女；呱呱落地時，所親者亦寓無限希望於其身。今却只是「天地間」一粒塵埃，宇宙中一粒飛沙，父母不認她為女兒，哥哥弟弟不認她為姊妹，祖父祖母不認她為孫女，外祖父母不認她為甥女，社會人士不知當她是什麼東西，只說她甚「香艷」，她頗「肉感」。故妓女可說是無父母兄弟，無親戚友好，無希望，無快樂，愁時無人拍肩慰以好言，哭時無人為之抽帕拭涕，無世間一切，無人生應有之交誼關係友好；即有人憐惜，亦無非是憐香惜玉一類之憐惜，從未有以她與自己姊姊妹妹同樣是人者。是謂無根桃花。西人叫做 Cosmopolitan，以其無定居，以其四海為家也。

此輩已飽經風霜，嚐盡人間一切甜酸苦辣，知此世已無所可求，故無希望無快樂，無是非善惡觀念，右之即右，左之即左，亦「呼之為馬即應之為馬，呼之曰牛即應之曰牛」一類人物，事事無成見。故翩翩佳公子去，她招待；油臉大腹賈去，她亦招待；大學教授去，她招待；流氓潑皮去，她亦招待；皮黃髮黑者去，她招待；髮黃眼綠者去，她亦招待；父親的兒子

去，她招待；兒子的父親去，她亦招待。此之謂天下為公，「能廢棄小我，成全大我」者也；蓋已無我執，身已如槁木，心已如死灰，隨他什麼都好，天地間中外上下各色人等，在她看來，無分軒輊，無可無不可，祇要能有口飯吃，什麼都可不問。是謂公園之桃花，誰都玩得。

無事翻翻自己的筆記，瞥見一段不知自那裏抄來的西文，大概是 Voltaire 之 Candide 裏的東西，因其關於妓女所以才摘下的。其文用妓女自白口氣，為謂如下：

「……我不得繼續幹此可憎的職業。這種職業，在男子看來以為頗足助興，在我們女人却是一種深至不可再深的苦海。……唉！先生，你但想想我們過的是種什麼生活：無論大腹賈，律師，和尚，船夫，我們都得擁抱；不能加以挑選；我們得任人們糟塌侮辱；常常窮得連襖裏衣褲也得向人家去借，還得去服侍自己所不願服侍的人，這纔能把所借的還清；有時自己辛苦所得還要被人掠去；還要忍耐官廳的敲詐；確是這樣，我們的前途却是可怖的老年時期，醫院，及一所糞如垃圾筒的陋屋……」

一生擁抱自己所憎之人，末了如此！嘗思妓女為烟捲，吸者把烟一口一口的吸入腹中，又一縷一縷的吐去，烟屑零落滿地，烟捲愈吸愈短，吸到香烟屁股，便即丟之大吉；吐出縷縷之烟飄向太空，恰如妓女靈魂之出竅。嗚呼，香烟屁股。

時人常說妓女「自甘墮落」，「水性楊花」，「佻健妖冶」，「不顧廉恥」，「誤人子弟」，蕭伯納在「華倫夫人的

「職業」一劇中，對答得頗好：

「敢情你以為我是與你一樣的長大的麼？以為我能和你一樣，能選擇我自己所喜歡的麼？你以為我幹此類營生，是因為我喜歡幹麼？以為我視此為正大光明的勾當麼？抑是你以為我有讀書的機會而我自甘暴棄不願進學校做上等的女子麼？」

妓女以不得已而誤人子弟，情有可原；身有良好環境，如教授，如校長，不專心學問，却於敷衍欺騙上用功夫，是不可恕。哲學上有環境論與本性論之爭；環境論主人之好壞多由環境，本性論主「江山好改，本性難移」；能升官發財，因其有升官發財之本性在；反之，做乞丐妓女，亦因其有不好之本性在。Havelock Ellis 頗主本性論，在他所著的一本書裏——此書書名似乎叫「Prostitution」——「娼妓」，書是借來看看的，早已不在，是否待考，總之是專講娼妓問題的。——說是女子做妓女，根本因為腦力低能，遠見不如人，想像力不如人所致，這是他調查所得，言之有據，有百分之幾一類東西為證。然他所調查的是妓女，並非良家婦女；然則焉知這個低能現象不是做了妓女後才發生的呢？他必須調查良家婦女之有低能現象者，這類低能女子往後果做妓女，Ellis 的話才算不錯。復次：身為教授，「能」總不「底」了，如何還子曰詩云，瞎三話四的害人呢？於此可見環境本性之爭的無聊。

Ellis 那種妓女觀，可引 Alexander Dumas Filis 於茶花

女一書中的幾段話作答，並可見妓女可憐之一斑：

「她（指茶花女）目擊四週之驕奢淫佚，行非其時的驕奢淫佚，加上她終年在病的身體，使她原有的非善惡之感完全消失。」

「妓女生時雖可紅極一時，但他們的死却聲臭全無。她們的生死適如日出日入，無人注意。」

「她（指茶花女）的心比沙漠還荒涼，還無人愛憐——她生了二個月的病，於痛苦悲哀中，未曾有一個真正的友人到床邊來慰問她。」

「你為沒有見過陽光的盲者悲，為沒有聽見過天然音樂的聾子悲，為不能說心所欲說的啞吧悲；妓女在神知方面是瞎子，在靈魂方面是聾子，在良心方面是啞子，這都使這些可憐的人們神思恍惚，身不由主的失去良知，不能辨別是非善惡，使她不知道『愛』與『信仰』，然而你却假裝道學，不知可憐這類人了。」

「我們快別看不起這類既不能做母親，又無從做人家的姊妹婢女及妻子的女人吧。」

「人們都說他（茶花女）與某某愛上了，然而她的愛亦只是妓女式的愛；須知向妓女要她們所沒有的東西是沒用的。」

「我輩做妓女的（茶花女自指）自然是沒親戚朋友的，當狎客們高興時，我們也得跟着裝高興；他們要咬酒時，我們也得咬，一切只好像他們一樣的隨波逐流。」

「我們自身（指妓女）不復屬於我們自己，我們已不是人，却只是物。當狎客們獸性發足時，也是我們最能被他們看得入眼時，



然平時却也最爲此輩所看不起。」

「在鬧市（原文「在巴黎」）裏的妓女如果不同時有數個「情人」，你想他們怎能活命？」

上面幾段話，凡看不起妓女罵妓女爲下流的人，不妨看看，或者有點益處。當讀茶花女時所以邊看邊把這些抄入於筆記簿，大概也是爲了這點。妓女生活之慘苦悲痛，小仲馬看得很清楚。此輩行爲之放蕩不檢，小仲馬認爲她們前途的無希望，是社會待她們苛刻所致，亦屬不錯。凡人弄到山窮水盡，左右無路時，往往放浪形骸，做事隨便。莊子「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又是比喻之辭，真居於水火之中，想是必死無疑的，猜揣其意，或是態度極端消極，任何逆境襲來，但只處之泰然的意思。妓女居於水深火熱中，還是嘻嘻哈哈，以笑臉迎侮辱，亦必是吃盡人間苦頭，態度變得極端消極，只願糊裏糊塗過一世一念有以愆續其生命，否則怎得不跳河自殺呢？上面所引Candide裏的一段，闡述妓女生活之無親無疏一端頗好，他們怎能擇一而事，拒船夫和尚大腹賈於門外呢？茶花女本事迹茶花女死後旁人有一段對白：

「誰去得她的遺物呢？」

「她的家庭。」

「難道她還有家庭麼？」

妓女是無家的。既無所親，疏者亦親；疏者不親，吃的飯

那裏來？然則焉能怪她們「一親同仁」呢？可見「自甘墮落」

「水性楊花」一類話也是瞎說。

社會之於妓女，恰像香爐之於柱香，妓女一入香爐，但見此輩靈魂良知如青烟般一縷一縷的飄向太空，餘下來的只是灰燼。這些灰燼原都是天地間良好嬌羞女子，如今却是無恥無知了。只是此類太空青烟愈積愈多，也許變爲一塚烏雲，末了引出一陣狂風暴雨山崩地塌來。

妓女處境與我輩自己姊妹不同。我還勸世人以待自己姊妹之道待妓女，勿以自己姊妹所處境地之標準評妓女。須知此輩從前也是鄉間處境自然，一朵天真活潑之桃花。

### ★本刊創刊紀念普遍徵文★

天地間之一日

（徵文之一）

你生活於這千奇百怪的一天下，無所不有的「地土」，喜怒哀樂的一人問，於某一日總會有一樁值得你去回憶，值得你來紀錄，或成爲你所理想的事，你便可以從那過去，現在，或未來的場合裏去尋出一個題目，以充實動人的內容，不落舊套的筆調，娓娓道來。

他的

（徵文之二）

俗語說：「旁觀者清」，天下事往往如此，當事者不是在混混沌沌之中去，便是在不知不覺中演變；壞的，好的，冷的，暖的，他固然不知，等等事態一得了結果，於是失敗者悲哀，成功的欣喜；在這場合下，你能把「他」以及其他的有關於「他」的一切據實寫來嗎？

（一）題目自擬，祇須不越主題範圍。文長請勿超過六千字。  
（二）來文一經錄取，即依收到先後在本刊刊發。三十年六月底截止。  
（三）來文概不退還，錄取各文，酌酬現金五元至五十元。  
（四）來函請註明「應徵」字樣，投寄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轉天地間編輯部。

天地間月刊社編輯部啓



## 琴妮與沈沉之婚

徐 訥

(一)

「H.A.：出你意料以外的，我同琴妮結婚了。你一定以為奇怪吧，但是給我這份勇氣的還是你。……」

——是我，我想，怎麼會是我呢，我在事前一點都不知道，於是我讀下去：

「你一定不相信，但是你想你自己所寫的文章……」

——甚麼，為我的文章他才結婚麼？我想着又把那封信讀下去：

「你說：『也許婚姻的幸福完全在婚姻儀式上面，如果儀式是莊嚴美麗與快樂的，婚姻一定會美麗與幸福。』因此，我沒有計較幸福不幸，我只是計較十全十美的婚儀。」

「現在我應當告訴你，我們的儀式是十全十美的，那天我們早起，大家穿着素色的衣裳，自己划着小艇，到海口外一個小島上，對着兩個人默禱了卅分鐘之久，我們在雲中望到你在地中海邊上為我們祈禱，還望到我的祖母在中國江南鄉下家庵裏為我念經，母親在祖先香燭前為我祝禱。L在南美，D在荷蘭的北部，Y在巴黎，S在柏林，H在南

非，W在赤道旅途中……還有琴妮的親友，在紐約，在芝加哥，在加拿大……以及其他各處的，都異口同聲的在為我們默禱。這是多麼莊嚴，光榮與美麗啊。

「所以只要你的話是可靠的，憑這樣的儀式，我們的幸福還有問題嗎？」

「琴妮在叫我出去，我不寫了，祝禱您。」

沈沉。」

我讀完這封信不覺笑出來，怎麼他的結婚會根據我的文章。那麼我到底甚麼時候說過這句話呢？

於是我想起那是出於我多年前寫的關於婚姻儀禮的一篇小品文上的。在那裏我對於中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結合，有點誇大的讚揚。我覺得婚禮的儀式之鄭重，中西原是一樣的，不過西洋是以宗教的證認為根基，中國則以社會承認為根基。我以為儀式的鄭重，是表示結婚不是兒戲的事，中國婚事的靡費，是全使人感到婚姻不是容易的事，而使青年的男女感到從此有一個家的責任。最後我論到結婚是男女雙方犧牲自己，預備孩子出世的事；人類的分別實在有限，甚麼志趣，思想都有點庸人自擾，只要兩個人肯互相犧牲遷就，一男一女終可以成家；如果不肯犧牲遷就，天作之合也不易美滿。觀於歷史上各民族都這樣注重婚儀，大概婚姻的幸福完全在婚姻儀式上面，如果儀式是莊嚴美麗與快樂的，婚姻一定會美麗與幸福。現在人類對於婚姻儀式越來越看得輕了，西洋因宗教信仰的衰微，中國因家庭經濟的拮据，因陋就簡，所以大家視婚姻如兒戲，稍有不睦，再來一次。其實他們對於家與人生的意義並沒有了解，當然更談不到發生愛好。

像這樣的文章，不過是談自己一時的偏見，雖然不無真理，但既非絕對，又多誇大，但現在沈沉居然說是它鼓勵了他同琴妮結婚。這實在是非常可笑的事。

(二)

我同琴妮認識比沈沉早，但是認識琴妮的狗還比認識她本人早。那時候我在倫敦。倫敦普通的家宅，屋後都有小園，園裏大都種些花草菓木，前後四家的小園普通都則隔一個籬笆，這籬笆如果壞了，也不常修理。據倫敦的法律；菓木如果伸到隣家，隣家就有採摘之權。琴妮住在我隔壁，她家的菓樹直伸到我們園中；但是琴妮於每天早晨在自己的園中打掃她們的菓樹，使菓子落地，於是叫她的狗從籬笆洞過來拾菓子回去。

我們的房東晚起，起來忙於家務；子女早出晚歸，除了黃昏時候，不會到園裏去散步。只有我，每天早起在窗口做事，起初不注意，後來發現了覺得很有趣。不過也沒有去管這閒事。

可是有一天早晨，我起來較早，在園內散步，看見菓子落下來，我就拾起，狗過來尋不見菓子，於是空嘴回去了；接着我看見樹木更輓搖得厲害，又有菓子落下來了，於是我又把它拾起，但是這次被這狗看見，牠就對我狂吠起來，我就拿我手上的菓子打了牠一下。牠的主人知道這面有人，就叫：

『來，皮兒。』

我才知道隔壁是一個姑娘。而這隻狗叫皮兒。

我於是把這些菓子都拋過去。琴妮於是到籬笆縫裏來看。她紅着臉

說：

『對不起，對不起。』但是我說：

『以後你要菓子我們等它掉下拋給你就是。皮兒會踐壞這兒的花草。』

『菓子麼，你們吃好了。』她說：『皮兒不聽話，牠愛亂跑。』

這樣我就認識了她，以後早晨出門時，碰見了就常常招呼，有時候還一同走一程。日子一多就熟了起來。也一同去散步野遊。但是她永遠帶着皮兒，除非是去到戲院或游泳池之類，那些場合是無法帶狗的。

以後我同他常常來往，星期日她也常到我地方來玩。那時候沈沉是時常來看我的，所以也大家認識了。

後來我去大陸，我把我的房間讓給沈沉住，我想這就是他們戀愛的開始。

沈沉有一個傳統的東方嗜好，他愛貓。他的房間內養一隻貓，白天陪他讀書，夜裏伴他睡眠。貓的確減少了他不少旅居的寂寞。

我以為人有兩種，一種愛貓，一種愛狗；一般而論，男子比較愛狗，女子比較愛貓。西洋人比較愛狗，中國人比較愛貓。在中國，我知道南方人比較愛貓，北方人則愛鳥，蒙古人方才愛狗。現在，自然，上海資本家都愛養警犬，保護人身，但這等於出錢僱保鏢，我想他家裏飯桌邊，臥榻旁一定還是貓。貓大概是農家的友伴，牠為你管穀倉，不為耗子所偷，空閒的冬天，牠伴你曝太陽取暖。至於狗則是獵家的伴侶，牠愛伴人們到各處去跑。傳留到現在，這二種動物的確代表了兩種人。

常常有人同我談起，同一個西洋人結婚是不是幸福呢？沈沉也是對

這問題有興趣的人。他們都是自以爲是知識階級的人，小小的問題都愛引經據典，把他在講堂裏書本中考卷上的知識，以及歷史上的名人專家的名詞都要引用過來；我可對這些不感到興趣，我常常在他們爭論中說：

『我不信愛貓的民族同愛狗的民族結合會幸福。』沈沉有時候問我：

『你常常同那些女子來往，會不會同她們中一個人結婚嗎？』

『會的，假如她們中有愛貓的姑娘。』

我說的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玩話。可是，事實上，我的確沒有見過有西洋姑娘愛貓超過於愛狗的。

### (三)

沈沉同琴妮結婚消息傳來後，我立刻直覺的覺到這兩個人不會幸福的。

暑期後，我從意大利回到倫敦，他們還沒有回來。回來後他們同居於西北區，離我的地方較遠，很少同他們會面。

大概一個月以後，忽然在一個中國飯館裏碰見沈沉，我看他很憔悴，問他同琴妮的情形，他說：

『她同她的皮兒一樣壯健活潑。』

『這樣說來，那麼你的貓是同你一樣的憔悴了。』我是一句玩笑的話，但是他倒認真地同我說：

『一點不錯，小琴妮現在不像樣了。』

『小琴妮？』我有點奇怪起來。

『是的，我們結婚以後，我把我的貓叫作小琴妮，實在我太愛琴妮了。但是她的狗，天天咬小琴妮。』

『那麼你現在還愛她麼？』

『自然，但是這樣的生活總生活不下去。』

我沒有甚麼話說，他約我星期日上午到他們家去吃中飯，幫他勸勸琴妮。我答應了他。

但是星期日沒有到，有一天傍晚，琴妮帶着她的皮兒來看我，我說：

『琴妮！啊，你比以前更加漂亮了。』

『但是我心裏可苦。』

『怎麼啦。』

『我同沈沉，他不了解我！』

『但是他說他愛你。』

『這沒有用，不了解的愛就是殺人。』

『怎麼？』

『沒有了解花的人，天天澆花以過份的水，常常把花養死。』

『那末你不是花，花不會說話，你可以同他說明。』

『說沒有用，他要叫我愛他的貓。』

『但是你愛你的皮兒。』

『是的，我要他也愛皮兒，皮兒不是一隻很好的狗麼？但是沈沉每晚要他睡在門外。』

『那麼貓呢？』

『貓每夜睡在我們的床上。他還要狗在門外吃飯，而叫貓坐在我們

吃飯的桌上。」

『但是他說皮兒咬小琴妮。』我說：

『自然，這樣不平等，怎麼能怪他咬貓？』

這樣，我知道她們的爭執很簡單，就是貓同狗的爭執。

星期日，我到她們家去，替她們調解。琴妮的意思是想把小琴妮叫我養，但是沈沉則要把皮兒送我，這兩個意見一直爭執到下午。爭執到後來，雙方引了不少莎士比亞與聖經，還是解決不了，最後我看看情形覺得實在有點出不了門，天又晚了，明天還有事情，於是我只得犧牲自己，應承把皮兒與小琴妮都由我來養。

這樣終算解決了她們的問題，我帶着皮兒同小琴妮回我自己的寓所。

我白天要出去，這份差使自然交給房東，我講好價錢，叫沈沉每月來付。問題似乎都解決了，但是這房東也是愛狗的人，不久小琴妮更加憔悴了，沒有辦法之下，我把皮兒送到另外一個朋友地方，她們也是愛狗的人，正需要一隻狗，不用出錢就養了下來。

於是問題都解決了，我想沈沉與琴妮一定也沒有別的爭吵，可以快樂樂過日子了。

#### (四)

但是，出我意料以外的，兩個月以後，沈沉來了一封信，叫我星期日早晨一定到他們家裏去一趟。因為這些天琴妮同他實在吵得太兇了。

不錯，星期早晨我到的時候，他們還在吵架。我不好意思騷擾他們，坐在走廊上等着，聽他們在裏面鬧。我聽見沈沉說：

『……那麼你爲甚麼要嫁呢？』

『嫁你？唉！我以為你會同皮兒一樣好，誰知你會這樣殘忍，叫我像小琴妮一樣伴你在房裏。』這是琴妮的聲音，於是沈沉也興奮地說：

『你只想學皮兒，整天到外面去走。』

『不錯，我愛牽着皮兒在馬路上走。你知道我的嫁你也是這樣起因的。有一次我看見一條顏色可愛的領帶，我想我爲甚麼不嫁一個丈夫把這領帶套在他的頭上，帶他到馬路去走走呢？那時候你每天約我野餐遠足，所以我把牠送給你嫁給你了。』琴妮用響亮的聲音在說。

『好的，好的；你要我帶你走，但是我要你像貓一樣的在家裏伴我，在座上伴我；使我在房裏不孤獨，在床上不寒冷……』

『這樣，我老實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夠生活下去。』

『對的，我們生活不下去。』

『沈沉，爲大家幸福，我想還是離婚吧。』

『好的，讓我們離婚，但是我是愛你的，那一天你要家的時候，你再來找我。』

我就在這時敲門進去，進去了自然勸他們不要意氣。我說：

『你們想想，你們結婚的時候，有多少人爲你們祈禱祝福。』

『但是我們現在覺得離婚比結婚幸福了！』他們都這樣說。

不錯，他們倆都在受罪，離婚的意志都非常堅決。這是一件沒有辦法的事了，我想。於是我來替他們調解的目的，竟變成替他們離婚了。

事情終算還不麻煩，當天就完全談好。第二天我把皮兒同小琴妮送到他們那裏，他們已經理好東西預備分開了，琴妮大概住到她自己家去；沈沉呢，三天以後才尋到地方搬家，從此他又一個人同小琴妮生活。

得很安靜了。

(五)

這樣看來，似乎我的婚姻儀式是靠不住了，像他們這樣鄭重的獨創的唯美的儀式，叫全世界的親友爲他們祈禱，都得到這樣不完滿的結局，那麼我還有甚麼話可以說？許多朋友因此都說我的理論害人。我說：

『但是他們爲甚麼不想想愛貓的民族不能同愛狗民族通婚麼？——這也是我說的話。』

可是事實竟出我意料以外，兩個月以後，琴妮又帶着皮兒來看我，我看她精神不很好，好像有話要同我說，但坐了半天還是不說，非常沉默的坐着，這在她是很難得的事。我本來還想問她一些普通的話，但是她終是無精打采的回答，於是我也沉默了。最後，我翻翻報紙，打破了這沉寂的空氣說：

『讓我同你看影戲吧。』

『不。』

『那麼外面去走走。』

『不。』她說，但實在沉默久了後，她站了起來說：『也好。』

於是我伴她出來，在公園裏走了許多工夫，看鳥在樹上叫，鴨在水裏遊，孩子在地上嬉戲，但是我們可大家沉默着。

出了公園，她還不同我告別，我覺得她終有甚麼要說似的，於是我們到她到茶室裏，在角落的座上，我注視着她，問：

『琴妮，我看你終有心事似的；你儘管同我說，只要我能力所及，

爲你做甚麼事都可以。』

但是她沒有說先哭了。於是我安慰她，我說：

『不要難過，我們是老朋友了，甚麼話都對我說吧，如果有甚麼秘密，我一定不同人說。』

『我……』她於是嗚咽着說：『請你告訴沈沉，我已經有三個月的……』

『啊！』我說：『我先賀賀你。』

『你還要開玩笑。』他說。

『你不要誤會……』

『你知道，我同異國人有孩子，於我所處的社會是極有不便的，將來，尤其是孩子的前途。』

『這都不是問題，我去同沈沉說，一切保在我身上，明天我替你們看房子，你們立刻可以恢復以前的生活。』

『你以爲沈沉……？』

『決不成問題，決不成問題，但是皮兒……』

『這不要緊，我可以留在孀母家裏的。』

她立刻變成很快樂，我用汽車送她到家後，當時就去找沈沉。

沈沉聽了非常高興，原因非常簡便，因爲他在爭論異族通婚問題時愛用一種優生學的學說，以爲越遠的通婚越會有好的孩子的。他高興得立刻買鮮花，去找琴妮。我爲他們找房子。第三天就搬了進去，找醫生。大家都很興奮的生活着。

這樣，我終算看他們安居下來了。

後來我回國了，生活繁冗，好久沒有給他們信，他們也不知道我的地址，但是上星期出我意外的由書店轉來一封信，正是琴妮的筆跡。原來他們已經到了上海。

我趕快去看他們。他們倆都很快樂，孩子長得很美，黑髮棕眼，筆直的鼻樑，白皙的皮膚。但是奇怪的他們叫他皮兒。

「皮兒？」我問。

「是的，我們叫他皮兒。」琴妮說。

「那麼你的皮兒呢？」

「他呀，沒有帶來，我送給一個愛狗的朋友了。」

「啊，」我對沈沉說：「那麼你呢，你的小琴妮？」

「沒有帶來，我送給小劉，小劉是在倫敦的同學，也是愛貓的人。」

「我希望小劉不要再同你的朋友戀愛了。」

「怎麼，他們已經很好，我們這樣不是很幸福麼？」

「你想想當初看，」我說：「要不是我……」

「這因為皮兒。」琴妮指指膝上的孩子說。

「不。」我說：「這因為你們有一個鄭重的獨創的美麗的儀式。」

「不。」沈沉說：「這因為母親同祖母為我們祈禱，祝我們早生美

麗的孩子。」

「是的。」琴妮說：「我不再想帶着皮兒躍馬路，我要在家裏管皮兒，等他長大了，我買一條美麗的領帶套在他頭頸上，帶他到街上

去。」

「那麼你也不想你的小琴妮了？」我問沈沉。

「自然。琴妮現在已經肯每天在家裏等我伴我了。」

那天我在他們家吃飯，回來想想，覺得這倒又證明了我儀武的真理。

昨天我請他們吃飯，但是琴妮沒有來，原因是皮兒有點不舒服，并

同沈沉說：

「現在你們應當快樂了。婚前愛貓愛狗都是變態的。丈夫應當愛妻子，妻子應當愛孩子。」

飯後我約沈沉去聽音樂會，但是沈沉說沒有同琴妮說過一定要回去。我自然也不勉強，便笑笑向他道別了。（選自「西風副刊」）

## 萬能膏

此膏採用紫玉簪花佐以硃砂等味熬成專治搭背對口疔癰腸疽乳癰乳岩魚口便毒腫瘡疥癬一切瘡疔不論陰陽貼之化癢止痛假膿生肌可幾日愈口神效莫比並貼一切瘰癧咽喉大小瘡癰初起貼之即消成膿貼之即破已破者貼之不用上藥日換二三次毒小者每日一次自愈其效如神又治一切破傷手足劈裂脚氣潰爛脚上雞眼胛子及湯火傷毒手足起泡將泡穿破貼之立效以上諸症皆貼患處

出品處：濟南至善堂

總售處：四馬路二五四號濟生莊

代售處：各紙煙店



## 老蔡 杰光

——馬來亞人間寫照之一——

我第一次看見老蔡的時候，是五年前某一天的早晨。

醒來時，室內黝黑得很。舉頭向窗外望去，對街房子脊上的一線天空，也還是黑黢黢的。但馬路上已經沙沙地作響，我意識到吉寧（一種印度人）清道夫已在執行他的工作。吱吱喳喳一陣女子的說笑聲，我聽出她們是在趕路的割膠工人。因為這是每天黎明之前必有的情態，只要不是雨天。

我習慣了的起來俯伏在窗框上。街燈冷靜的照着路面，女工們的背影，還可望見。黑皮膚的朋友拿着竹枝帚子橫掃直蕩。一會兒我的視線給格格格的聲源控制住：原來斜對面永生堂藥材店前面馬路邊也有人在開始了朝課。紅漆漆的公共水喉，有着絞盤的節制裝置，取水者耐着性子推動它的曲柄，龍頭就開歇的吐着

水灌落在那人備着的罐裏，潺潺潺，潺潺潺，有節拍的響着。這却不能引起我的興趣，因為遷到這兒已住上十天光景，這麼樣到窗沿瞧瞧街景，也有好幾次了。

正打算到廚房去洗漱的當兒，橫街傳來了哄哄的聲音，把我的脚步拖住。一部汽車由橫街駛過來了，車頭燈在十字街口劃了一個半圈，同時叭咕叭咕地響了幾下雷笛。正在馬路中間工作的黑皮清道夫馬上停頓下來，竹枝帚子跟路心的分界線平行的偃臥着。白漆劃成的分界線，末端上很明顯的拖了一個 SLOW 的標幟字樣，可是或者因為夜靜，那汽車滿不在乎的風馳電掣地擦過去了。汽車過去之後，我才發現一個要橫跨馬路的人也停逗在那邊，現在正一步一步的蠕動着。——說是蠕動是很恰當的，因為他的每一步的慣性似乎太大一點。從

街燈的微光下，我看出他是個已經上了年紀的挑水的老頭子。

街尾昌記咖啡店已放射出強烈的燈光，挑水的老頭子終於消失在它的門前，我瀟着身子可以望見。

x x x

當天的正午，我到昌記喝冰水，不其然的想到了挑水的老頭子，因為面前擺着的一杯飲料，明明是那老頭子用蠕動的脚步搬來的。那老頭子真的想把子兒帶進棺材去嗎？——我這樣胡亂的想着，為的我那時入世未深，不知天高與地低。

「老蔡，喝茶不？」同桌子坐着的另一位茶客照向門口喊道。

入來的恰正是那個老頭子，他這時沒有挑水罐，只拿了根扁担子，慢騰騰的踱到我們的桌旁向那人點頭道：

「喂，劉生哥，放工了嗎？」

「是，喝茶不？水挑够了沒有？」劉生表示很關懷地問。

「水喉給關了，該等他兩個鐘頭才行。」老蔡說着撩起肩膀上搭着的褪了色的紅布汗巾，又揩了揩矇翳的雙眼，踱到右邊最末一張



桌子坐下，叫了杯咖啡烏（不攪牛奶的）。

這兒是山村小埠，雖是中午，茶客還是寥寥，店裏空氣很是靜穆。老蔡倒不是個沉默的人，雖然老使他的聲帶鬆弛得很，但他總愛啞着聲地喃喃自語。例如他喝下一口咖啡，便讚美一聲泡茶的伙計够工夫；拈起桌上的夾蛋糕，就讚美一句製餅師傅的好手段，然後往嘴裏送。

「老蔡，現在幾占錢（銅板）挑担水呀？」劉生似乎覺得太寂寞了，忽的提高聲喊道。

老蔡正仰起嘴呷着最後一滴咖啡烏，好像沒有聽見，不，當他放下杯子之後，才慢騰騰的說道：

「我是沒有跟人家計較的，大約挑三四担，他們就給我一角錢。太少了我不給他挑。這兒店子論月五塊，散挑的不多。」

老蔡邊說邊站起來，把那陳舊的汗巾揩了揩嘴巴和眼臉，踱到櫃圍前去付賬。

「老蔡，這隻角子不行，太花了，誰給你的？」掌櫃的把銀角子放回老蔡掌上。

「啊！誰給我的呢？」老蔡睜着矇矓的老眼瞧了又瞧，另一只手放下扁担往口袋裏摸索，現出躊躇的樣子。掌櫃的忙陪着笑面說：

「想到誰給你，跟他去換。沒有零錢，我替你記賬。」

老蔡不住岑沉地：「誰給我呢？」拿起扁担踱往街頭那面去了。

掌櫃的感慨地向着劉生說道：「你以為這老蔡真的要捱到死日不？」

「這有什麼法呢？」劉生說。

「我聽他自己說過，他到了本埠四十年沒有落過吉隆坡，十年沒有到過火車頭（站）呢！」

「是，他常這樣說的。做人捱死一世，真不值得。不過老蔡後生時節，也曾交過紅運：

做泥井頭（一種錫鑛工頭），管過三四百咭哩。誰知上次樹榕大跌價之後，就倒霉到如今。」

「他原先是做豬仔頭頭的。這種人一到老年，多數是會折墮的。」

「上次世情淡，許多人都這麼樣窮起來，有些捱不住要自殺的，我也知道好幾個。」

「那次的確累得人够慘，失業的滿街滿巷。補下歐戰後那幾年，割幾條樹榕草，也有幾塊錢一天。以後恐怕沒有這種機會了！」

「可不是！毛瓜福賣橋牛肉粥也撈上十千

八千呢。那年發『人頭瘟』，這店子的舊老#賣完茜草水，賣到三角錢一碗。」

「講起前次世情淡……」

掌櫃的和劉生把話題扯到了世情去，這些我以前聽的慣了。因此付過冰水錢，便一逕走回寓裏去。

自從知道了老蔡不過爲了老年無靠而吃力的挑水，那是最平凡的意思，不必我管得。

此後不時也遇到他，除了因熟習了常打個招呼之外，餘也無甚好感。

一次晚飯後，我漫無目的的在野外散步。到了一個小土山，由那條因行人貪省脚步踏出來的缺口走落去，便是鐵路。跨過鐵路，到了菜園屋區。這兒是錫鑛的廢址，遍地白沙，野草極少蔓延的機會，鋅鐵和亞答（一種葵類）小屋毫無秩序的纏據着，說是菜園屋，不過是普通的習慣的口語，其實這是附近某大錫鑛的公司屋（工人宿舍）。但住的又不盡是鑛工，總之是一般勞苦大眾的安樂窩。離開鐵路相當遠的地方有口較淺狹的法郎池子（沒有場炭的廢鑛穴），許多人正在游泳着：大人，小孩，黃皮膚，棕黑皮膚的都有。我下意識的站在池

邊看着。

「雲哥，想神涼嗎？」背後一串啞沙的響音。

「不是，我迷迷糊糊了。」

老蔡大約挑完了水，把罐子寄放在咖啡店裏，這時一手握着扁担，一手拿着幾條枯樹枝。

「你住在那兒的？」我不經意的問道。

老蔡用扁担向前面指了指：「就是那裏，去走走吧！」

我點了點頭，放慢了腳步陪他走。

老蔡住的是一間頂狹小的白錫屋，大約八尺高一丈見方圓大。裏面一張板床，鋪着破草蓆。其餘沒有什麼几桌椅凳的擺設，但整個空間却給廢物堆滿，除了幾件必要的用具之外。老蔡未推開那扇板門之前，指着門口的一塊石墩讓我坐，我客氣的答應了。

老蔡放下了扁担和柴枝，踱出門口問我：

「你吃飯了嗎？」

「吃了，你呢？」

「幹麼你不坐一下？」老蔡不客氣的自己坐在石墩上。「我今兒懶得自己燒煮，剛才在『有利』吃了兩占錢咖哩飯，一占錢鹹菜，很

飽了。」

「老蔡伯，你尊庚？」

「七十二，我十三歲過府州，轉眼幾十年，老，全沒用了！雲哥，我未曾問你，你是由唐山（祖國）來抑或土生的？」

「我由唐山來了五六年，一向在怡保住。」

「是嗎，聽說現在新客過來要百幾塊錢寫紙，我後生時返過唐山兩次，回來船票不過五六塊錢，世事真變得快！我那時乘坐的是大眼雞，現在不特一律坐火船，而且又有飛機。那時由星嘉坡入吉隆坡，由吉隆坡上這兒，乘的都是牛車。那時我在這裏火車頭做古里，這條鐵路還祇通到丹絨馬林，現在聽說已經可以一直到暹羅，由暹羅返唐山。是嗎？阿雲！」

「老蔡半中腰語的敘述着往事，恰巧又是我聽別人說慣了的。我正在望着遠遠的另一口法郎池上的鐵船（採礦機房）出神，老蔡的低啞的聲音終於要提高起來才給我注意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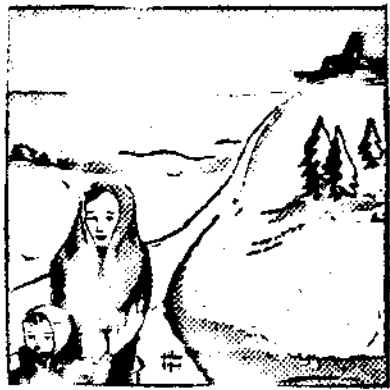
「是是，現在有國際車坐到曼谷，可是還沒有鐵路通到唐山。」

「說起唐山，不知道真的怎樣，聽說我們新興也開得講得很講究呢。我窮，不然也得回去看看。」

「你這麼老，還要這般捱苦！」我自覺失言了。

「有什麼法子呢！」老蔡不動於色地接起舊汗巾搽拭了一下酸痛的雙眼。「這數這樣，總之有一天走得動得幹一天。我生的是所謂先甜後苦的命，不說我自己，就是我的兒子在那時，每年撈他一萬八千也是常事。」老蔡說到這裏，反手指着屋裏。「他做三行的幹得力（包工頭），的確有點本事。不料發人頭這那年，正在山芭做工，染了症候死了。這數這樣，有什麼法子呢！——我幹挑水的生活不覺又十幾年了。我住這間小屋也有七八年之久，還好只要每年一塊地稅吧了。」

「嗚……」星槓快車慣常在這時開過本埠。夜色也漸漸蒼茫起來，我辭別老蔡回寓。燈下展開星嘉坡即日出版的報紙，看到一則新聞說：南來的新客，因當地政府的限止入口，船票搶貴到港幣二百二十元云。這使我開始認識老蔡：幾十年的過番生活，而今却要為剩餘的生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百二十元船票的代價，也不過跟在國內一樣謀生而已。



## 避難雜記

翁賽德

本文作者係挪威女文學家翁賽德夫人，曾獲一九二八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金。其著作備受世人推崇，尤以敘述中古時代挪威歷史小說，最為風行。他的傑作，行銷極廣。今年四月德軍侵入挪威，翁賽德夫人跋涉長途，避難瑞典。現居瑞典京城。本文係由其至友，即美國駐挪公使哈列曼夫人譯成英文。茲轉錄如下：

挪威人口僅三百萬，生命寶貴，決不輕易

爾漢摩故鄉。

浪費；人民業業守法，重大罪犯較歐洲其他各國為少。余有生五十八年來，挪威人未有罪大惡極，致處死刑者。世界各國兵禍連結，挪威人固已熟知，本不信特身亦罹浩劫也。理應戒備，却仍疏忽如故，致德軍進攻時全無準備。

當日得悉國王及政府已拒絕德方要求，執戈自衛矣。雖外患之來有役奸暗助，應付不易，但全國壯丁紛紛入伍出戰，仍甚踴躍。余長子即晨從軍，幼子未屆軍內年齡，乃入救護隊，各自為國宣勞。

四月八日余下榻挪威某旅邸。午前，空襲警報大作，尚不知是真是假，姑相率避入寒氣侵人之地窟，談笑如常，初不料德軍已在挪威登陸也。翌晨，余赴教堂，忽見繫有鐵十字之轟炸機，低飛盤旋，架置屋頂之高射砲，猛射無窮，始知大局嚴重。午前即率幼子登車返里

余返里爾漢摩故居後，京城及特隆海方面，日有難民源源而至，索食求助，應接不暇。里爾漢摩全未設防，德機迭次飛來，低飛盤旋，幸未肆虐，時全城充滿戰爭氣象，軍隊過境，絡繹不絕。

不意某日午後，德軍運輸飛機一架，低飛

因為工作關係，我曾離開這個小埠有三年之久，今天再回這裏。當我安頓了行李，出外訪友的路上，就遇到老蔡。他這回是挑着空的水罐，也是慢騰騰的蠕動着。

「老蔡，許久不見！」

「啊，是，你又回來了！我可忘記了你的大名。」

「我是阿雲。」

我們都覺得沒有什麼好說，只寒暄了幾句，就分手了。

經過了三年的生活體驗，我對老蔡更特別的同情，但自己無勇無勇，不能有半點實際的援助！老蔡表現出一個剛強的人，以他這麼樣的年紀和體力，換了別人也許只有做乞丐的份兒。他却還是這般苦幹，而且從未聽見他嘆過一小口兒氣！這種可敬的人，不能給他一點援助，真太對天良不住了。但我想到像老蔡這樣的人，「天地間」正不知有多少；以個人的力量，那裏援助得許多！

我一直的想下去，覺得現社會的人生實在完全沒有保障，只許胡亂的碰呀碰的，碰個空便如老蔡之流，至多也祇能以命運的迷信形成了剛強的人格而已！

廿九、八。

而逃，失事墜落余家園外。無辜婦孺，爭往圍觀，該駕駛員竟以機關槍向之掃射，幸軍隊趕到，各該駕駛員或拔槍自戕，或被俘。至此我人始感戰爭迫近矣。四月二十日，驚聞英軍已放棄勃洛頓陣地，德軍且夕將抵里爾漢摩。

余平日言行，素反對國社主義，遂從友人忠告至極度破壞之唐巴斯，沿途彈窟疊疊。至此，漸現挪威西部風光，山谷狹隘，一溪中流，水勢湍急。兩旁山坡陡峻，昂首高矚尖峯之間，天色幽青，單軌鐵道與公路極狹。多處地方，兩車難以並行。彈痕沿路皆是。破曉，吾人馳過大火迷漫之婁達爾斯納。出谷而近海灣，滿目春景。山坡溪流，水漲齊岸。草地碧綠如翠。士兵襟上，白色牡丹朵朵，蓋各花已盛放矣。

抵蘭灣，在某家寄宿數日。農民耕耘不輟。常有飛機翱翔山後晴空，點點白烟，足見高射砲仍在轟擊。流彈時從該方飛來，呼呼掠空而過，吾人撲地避之，但多落灣中，故蘭灣居民鎮定如恒。

居四日，晚間得報挪威南部英軍已在安達斯納皇船撤退，德軍已直迫台斯朗爾。乃不憚不再奔他鄉。農家主留吾人食宿，殷勤招待，分文不受酬勞，且慷慨握手，以後會有期相勉，熱淚盈眶。

夕陽西沉，暮色蒼茫中，小漁船一艘，悄然傍岸。吾人乃相率登船，向黑烟迷漫處駛去。其地即摩爾特也。船中載有醫藥用品，抵摩爾特後交付醫院。吾人亦登岸入醫院，旋承他人相助，得汽車一輛，兼程前進。經摩爾特一片廢墟，更攀山越嶺，然後傍海灣而抵勃特。該港在挪威期斯台爾尖端，伸入北海，山崗起伏，灌木叢生，即使風平浪靜，亦有海水擊石，澎湃不已。

吾人旋又在嚇斯達維克小灣附近登船北行。船中共有三十六人，多婦孺，睡榻僅六隻。挪威極急進之某著名政論家亦在焉。彼身患痛風，幾已不能行動，其妻則自告奮勇聊充女侍。船上並有士兵若干，若輩聞國軍投降，乃匆忙逃出，附舟北行，擬與國軍殘餘相聯絡，俾繼續作戰。

晝伏夜行，白日海面碧靜如鏡，入晚斜陽映照，紅光四泛。一兵以睡囊借余應用，橫臥甲板，雖感堅硬不適，然亦安謐而頗具風味。患痛風者亦臥甲板，必更難受，但無絲毫怨言。且其人吐談殊饒風趣，解人岑寂不少。船

過德軍所佔據之特隆灣口，頗令人提心吊胆。傳聞德軍已扣留漁船多艘，且在灣口巡邏不息，吾人駛近特隆灣時，故乃遠避入海繞道前行。飛機不時翱翔而過，忽忽隨及入車北行，隨身僅攜一小箱而已。午後達亨道普，晤避難友好數人，相對黯然。次日，余偕素識之某教授，驅車北行，抵唐巴斯附近，適遇轟炸，遂與士兵數百名，避入叢林，俯身平伏兩松間雪窟中，歷兩小時之久。

未幾，謠傳屈埃頓關英軍陣地告急，救護車一隊開至某校散戰地醫院。余與教授等六人，擠在一車，滌夜駛至杜佛山谷某農友家暫居。

杜佛火車站日遭德機轟炸。余曾偕兩人，登山觀唐巴斯上空飛機交戰。忽有一架迎面低飛而來，開槍掃射，彈落處距吾人僅二三碼，乃急奔返農場躲避，幸皆未傷，亦云險矣。

杜佛山谷兩側，伊泰山雙峯高聳，積雪潔白晶瑩，某農民曾以此擬諸婦人酥胸。惟谷中積雪融化殆盡，但遍地蒼黃，不見點綠。山坡向陽處，古屋疏落，谷底則新建築林立。

吾人駐足之農場，曾有德方降落傘兵一隊佔守石廄，脅害鄰居，經居民持槍相迫，始告

降服。該區遂紛紛談論降傘兵。某老嫗之言，最令人不能忘懷。據該嫗談稱，伊與降落傘兵一名素識，其人曾於某夏，徒步旅行至該地農場，乞食借宿，頻行乃贈以川資。該嫗容或誤認，然每年夏令，確有所謂旅行者無數，過遊拂埃，分文不名，攝影機則寸步不離，沿路備受農民優待，若輩今又奮地重遊，惟服裝已全非矣。抑侵略挪威之德軍中，定有許多所謂「維納孩子」在內。此輩德人，年幼時適逢世界大戰告終，民食歉收，曾有挪威人領來收養，使復康健，然後遣返原籍。今德人乃以怨報德，至少已使挪威人信彼此兩民族尙有何種同種關係。

薄暮，吾人返抵農場，見國軍被迫一再撤退，但就官兵吐談觀之，絕不氣餒。主人出晚餐饗之，並留宿焉。此輩官兵吐談溫文，舉止謙恭，惜無較優武備，未受嚴格訓練，作戰經驗不足，且僅備少數劣質軍械，自不能久抗德軍飛機戰車。

舟行於沿海羣山與海外羣島間，迎面來船告吾人曰，平民罕有誰在波多登岸者。更北則凡斯特灣中雙方水雷密布，或須繞洛福頓羣島而行。但吾人可易船返拉頓之摩港東行，避往

瑞典。時余與教授斧資將罄，入瑞典即有獲濟之望，遂決定易船折回，行抵摩港。

從該處以至越界入瑞典之末段旅程，最為艱苦。吾人在摩港搭卡車出發，循崎嶇山路上行，積雪初溶，滿途泥濘，顛簸不已。經峭壁下處，顛簸益甚，吾人在車中受震高躍，左右搖擺。時或車輪開冰下陷，祇得下車力推數小時，始復駛動，故第一夜僅行十二哩。患痛風者亦在車，受此顛簸，其痛苦不難設想。當夜借宿山坡茅舍，主人殷勤招待，路工擁擠一屋，見吾人至，即起身讓出床鋪，翌日午後四時，吾人徒步而行，患病者由其子負之而行。繼復登汽車前駛，山途仍崎嶇難行。終抵挪威邊界六哩處，須滑雪越山而過。

余未作滑雪戲者，已逾二十年，但所穿皮衣，不便滑雪，乃與病客各乘雪橇，由青年六人推動徐行，終抵邊界哨位，多留該地休憩，惟推橇青年皆須返出發地，以便次日工作。余與病者及其子女，繼續前進。東方發白時，吾人方坐雪橇駛過瑞挪兩國交界處之湖沼，湖面已有開凍處，推橇人時踏水中，深可及膝，水花高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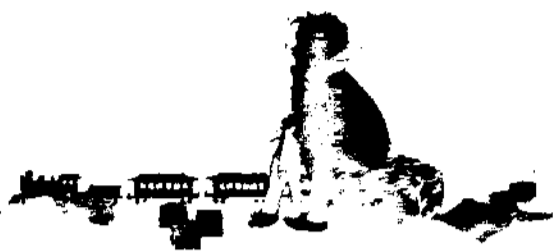
當吾人首遇瑞典邊界衛兵時，金黃色陽光

一縷已普照挪威叢山。途中已無積雪。病客之女，堅欲代余攜箱篋，無法却之。行三公里，至哨兵站，站中人滿為患，乃續行，惟已不能用雪橇，遂復用架床負病者，其女及余則徒步而行。

聞一公里外有客寓，僅居路工數名。然行二三公里未遇，方以錯過為慮，終見道旁有一小舍。時在清晨五時，推門入舍，覺較戶外尤冷。室中置火爐一，靠牆床鋪並列，覆以稻草枯葉，僅一床，一男子擁被酣臥。吾人生火取暖時，彼尙未醒。

這病人臥架床負抵小舍，其人始醒，瞠目凝視，以為負來受傷之人，故大呼「戰爭果已到來乎？」吾人亟向之解釋，其人乃穿鞋襪起床，煮熱咖啡，並出乳酪等物饗客。吾人到處皆受優待，但和藹誠摯，殷殷勸食，從無過於此瑞典路工者。經十四小時之跋涉困頓，受彼款待，不覺愜然奮發。

是日午後，教授等亦越界入瑞典。吾人一行乃受瑞典軍事當局照料，下榻旅邸。客裝在旅邸聞德軍已進犯荷比兩國。抵瑞京始接挪威來訊，悉闖家尙安，惟長子已於四月二十七日陣亡矣。



# 眼淚

馬拉

有人說：眼淚是愚蠢的，是怯弱的表示。這話是真的嗎？

然而我也讀到過：「流淚並不是絕望的哭泣，頭腦清楚的人在絕望中是不會落淚的，祇有小孩遇着悲痛的事情纔放聲大哭，我知道許多人，他們在被感動的時候往往會流出眼淚來，我自己看見了別人的慷慨的犧牲或任何大量的行為也會因為感激而下淚。在那種時候我一點也不絕望，我看見的倒是一線光明而不是無邊的黑暗。」

這些字眼像一點點的火星燃燒着我的記憶，記憶煎迫着我，折磨着我，使我痛苦。在回憶中我的眼睛又變得模糊了，我又彷彿看見

了一顆顆發亮的眼淚從許多人底激動的臉頰上滾下來，落在冰冷的乾燥的地上——十二月的晚風送來了澈骨的寒意，把我從夢景中拉回來。眼前這個悲痛的景象消滅了，但牠還繼續咬嚼着我的心，我知道我又被回憶的網緊緊地縛住了，我真是靠回憶生活下去的嗎？難道我就深深地陷在回憶底泥沼裏，而不能自拔嗎？——

X X X

我在回憶裏那個古樸的小城中度過許多平靜的日子，雖說平靜，可是却找不到一些活動的生命，溫暖與歡樂。在那兒人與人之間沒有絲毫的親密和關切，大家都爲自己明顯地劃好一個圈子，都爲自己開闢一個個人的天地，讓自己的情感永遠不會波動到外面去，這些圈子像無數堵萬似的高牆，把人類底心的交通切斷了，友誼不能躍過太高的高牆，成了得不到陽光的枯萎的花朵。因此在小城中組織什麼團體是很少有的事情，而我們外鄉人更和他們隔下了一道深深的鴻溝，我不能再忍受這種精神上過於孤獨而寂寞的生活，便慫恿大家快些離開這裏，離開這如一泓死水的古城，然而大家還懷着有一天死水會泛起一層漣漪的希望來勸阻

我，使我留在那裏，直到我目睹了那悲痛的景象——古城的重生。

X X X

以後的事實證明了他們是不错的。

古城底新生的日子終於來到了，它是挾着死亡和毀滅俱來的，在那天無數堵萬似的高牆給現實的炸彈無情地不留一點地摧毀了，那個日子的情景像一根鞭子抽擊着古城居民的心靈，古城就在這樣壯烈的教訓下甦醒過來。

X X X

戰士底無辜的悲慘的犧牲，激起了小城中最不關心的人底憤慨，怒火很快地在各人的胸中燃燒起來，像野火在大草原上蔓延一樣。大家從心底裏發出了共同的要求：要給死去的戰士一個崇高的敬禮——舉行一次隆重的訣別，然後把他們安葬在山麓下一夜掘就的墓穴裏。

X X X

深秋的下午，風在各處閒蕩，在高高的天幕上時時滑過一二堆棉絮般的白雲，陽光射過雲層像溶在爽朗的氣氛中似的被沖淡了，一切都顯得更加柔和，與人們的激奮全不相稱，人們似乎連什麼也不知道，天氣——風——白雲——陽光和他們沒有關聯，他們祇有一個心





## 史地教員

張葉舟

我要說的孫先生是蘇州私立××中學的史地教員，他從該校創辦時起一直教史地到現在。他豈止老朽，而且落伍，守舊。他那隻常用的舊皮包，正可以象徵他的一切！

說到他，我們對他一點也不敢有希望。枯燥的教授法，像粉筆一般的枯燥！呆板的教材，像黑板一般的呆板！他除了每月領取八十元的薪金，能負責養活他的妻子兒女之外，還有什麼值得我們去希望呢？

並且，他怕老婆，他連十八歲的女兒和十二歲的兒子也不能指揮，他確是老朽了，老朽得使靠他養活的人也不肯信任他！

這真是一個奇蹟。

蘆溝橋烽火爆發以來，孫老教授變了樣子，在一次紀念週裏，他忽然走上講臺，幾句沉痛的話一說，就放聲痛哭了起來；接着是：咬破了自己的手指，當場在一條宣紙上寫了

「余將發憤救國」六個大字，真使我們哭也不是，笑更不是。

於是我們開始着議論：

——孫先生是一灘源流深沉的靜水，一座潛伏了多年的火山！

——孫先生是教史地的，三十年來，中國的史地已和他的生活很密切的打成了一片，他不忍眼看我們的民族史上又增多一層恥辱，不願意另一部的河山再改變顏色！

——聽說孫先生爲了九一八國難，也曾痛哭流淚過，看來人已老朽，神經衰弱，經不起意外刺激，這回他又發神經病了。

然而，出乎我們意外的，還有一個更奇的奇蹟：

孫先生起草了一篇很長的救國建議書：第一段感慨先烈造國的艱難，第二段述說亡國的痛苦，第三段條陳他個人的救國之道，第四段

又發揮了他理想的救亡教育。

他建議：反對任何形式的屈辱和洋貨，不住租界，不無故曠課請假，每天訂一餐，警惕自己，每夜少睡兩點鐘，專讀有用書籍，努力培植兒子，將來爲國復仇。他申明這是「愚公移山」精神，老子不成兒子來，兒子不成孫子來！

於是我們再開始討論：

——孫先生的意思是好的，精神也可佩服，可惜僞人有些迂腐，說什麼節食少睡，難道他真可以這樣幹嗎？

——據我看，又是神經病，祇要看昨天紀念週時那副腔調，不簡直是演戲？

——這老傢伙平日大家討厭他，這次無非想借此機會出次風頭，救國而談不曠課請假，還不是巴結校長？明年可以加他薪水了！

——文章做得雖是好，可是他能否自己先實行？他那女兒如其第一個要穿洋貨？屢屢一緊他的老婆最先要搬到上海租界去住，那又怎麼說？於是我們發着疑問的笑聲。

——唔，……哈，……哈哈。

在課堂裏，我們和孫先生開玩笑：



——孫老先生，建議書寫得真好，拜讀過了，只是你身體太瘦弱，要節食，又要少睡，只怕吃不消吧！

——那裏，那裏，我不過盡我一點本分，一點本分。像勾踐臥薪嘗膽，申包胥哭泣秦庭七日夜，那才是精神，才是精神；比起古人來，我算得什麼，算得什麼，不過，人人能如此，人人能如此，中國就有救，中國就有救，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啦！

——孫老先生，如果人人不肯如此做，你一人不是白做了嗎？

——所以，我希望大家來做，大家來做！

——孫老先生，像你這樣老年紀而有這樣朝氣，真佩服！真佩服！

——那裏，那裏，不見得，不見得。

——孫先生，你不用洋貨，不住租界，我們贊成，至於不無故曠課請假，大可不必！

——我爲你們學業着想啊！

——我們是爲老先生身體着想啊！

——我感謝你們的好意，不過，應該老當益壯，老當益壯，我還不過五十多歲。

——孫先生既如此規定要件實行才對！

——那自然，那自然，我說了總要實行，

總要實行！

——老先生一人實行不夠，應該一家都實行，像不用洋貨，你令嫂小姐就沒有做到呢！

——這個，這個，要你們原諒，要你們原諒，那還是她從前做的衣服，以後，以後，當然不會，當然不會！

——唔，哈，……啊哈……我們又笑了。

誰都奇怪，他的女兒已有一星期不來學校

上課了。我們問過孫老先生，說是有病，——

我們那裏相信，女兒老是曠課請假，那就是自己人沒有做到，沒有做到！

我們好奇心的探聽，從孫老先生的兒子口裏，從孫老先生家的娘姨口裏，我們知道了確實消息：

原來那天回家，爲了女兒「當然不用洋

貨」問題，和孫老太太角了一場，女兒更一

臉埋怨的，把爸爸的建議書，同學的種種嘲

笑，以及她自己所受的閒氣，在她媽面前訴說

了一會，最後，撒嬌着對她媽說：「媽媽，你

也應該勸一勸他老人家，儘這樣瘋瘋癲癲，教

人家瞧不起，我這個學校不願再去上課了！」

就爲了這問題，孫老太太和孫老先生吵鬧

了三四夜，第四天早晨，爲示威計，孫老太太就和女兒去剪了兩件洋布旗袍料，又與兒子剪了一件洋布長衫料。自己原是不想剪料，但爲撒口氣的緣故，也剪了一條洋布褲料。——孫老先生氣得發昏，從學校回家接連又是三天不說話，他的女兒也就一星期不來上課。

真的，我們對於孫老先生的一點「起碼信念」，也就此「動搖」了。

蘇州淪陷前一個月，我們早已都逃來了上海租界；但最使我們驚奇的，有天在一個偶然的機契下，我們碰見孫老先生伴同太太女兒與兒子在等電車，我們趕快很有禮貌的招呼：「孫老先生，幾時搬來租界的？」

孫老先生回答不出，只是：「唔……你們平安？」

倒還是他的女兒乖巧，趕忙湊着說：「父親到這非常關頭還固執不住租界，還是我的母親有主意，把父親硬推上汽車就走；現在想想辛虧走了，蘇州現在不是已十分吃緊了嗎？」

孫老先生這才紅着臉忸怩的說：「戰爭是一種非常的事變，尤其是這一次，得有非常的應付，能够搬進租界暫時躲避其鋒也是好的；

奇

羅

不會——

用恥辱購換安閑；  
因夜深感覺抖顫；

三年來

依舊是：

一顆雄心，  
二隻鐵拳！

待

樹影長，

鴉飛彩霞黃；

無限好？

羣星閃灼；

夜色已蒼茫！

莫嘆夜來雨暴風狂，

待鷄啼；

萬馬馳飛，

寶劍閃紅光！

二十九·八·十九夜。

總不該平白地犧牲，雖然我放棄了自己平素的主張，那也是可以原諒的，可以原諒的！」

以為關係很大，教科書更換，還不是十足佔了亡國奴嗎？

蘇州淪陷後一年，私立X X中學仍在蘇州

——孫老先生，請你看看，中華民國地圖為什麼填得不像一個海棠葉子了？

原址復了校，但復課的同學却極少。

——嘿！這樣的書！這樣的書！我們能讀嗎？這不是要我們學習做賣國賊？

一位到校復課的同學寫給我們這樣一封報告信：——

——孫老先生，我是一向信仰你的，你寫過血書，你建議過不用任何方法妥協謀和，你下過決心不用洋貨，不住租界，你還主張節食少睡救國，我都佩服；現在這樣的書，不聽見你和學校交涉過，就拿來教我們，請問什麼居心，什麼居心？

孫老先生依舊是担任史地一科，教科書雖重新編制過，那無非是迎合「新環境」的需要，自然不足為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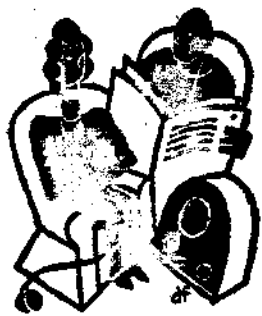
——大家不必再多講了，孫老先生無非要我們學好，現在做賣國賊，做走狗，是最最時髦不過的事，孫老先生，請不必難為情，就請開講下去吧！

值得大書特書的是孫老先生復校後來上第一課的情景：

在掌聲中，孫老先生沒有說話，把空書包一夾，他走了。

當他走進教室，一切照舊，粉筆在那兒，黑板也在那兒，講臺還是那麼擺着，給他坐的椅子也仍然是那一把，學生雖然少了大半，却並沒有一張新臉。當他從舊皮包裏拿出新教科書來時，他不好意思的說：「諸位同學，想你們已經，已經明白，因為環境關係，我們改用了這個新教科書，你們必定反對，必定反對，就是我也不贊成，也不贊成，不過，這也沒有關係，沒有關係，只要我們心裏……」

孫先生的話沒有說完，大家便一起攻擊：——孫老先生，你怎麼說沒有關係？我們國成疾致死」的！



## 大音樂家蕭邦

言 文

那天晚上湯博生合府都在家，會客室裏有幾位朋友在敘談，室的一角靜靜地坐着一位比利時鋼琴名手，那鋼琴正立在對面等待他，可是他猶豫不決了多時，好像怕羞得很。

這使我想起多年前在千里外的一個教會，被迫獻技的鋼琴史上最偉大的人物，鋼琴之詩人，鋼琴之靈魂——蕭邦。

你可看見在內室裏仰坐的紳士，就在壁櫥的旁邊，那個清瘦，憂鬱的俊美者，那個面有病色，秀美的哀愁之傑。他就是蕭邦。

在他沉靜的外表內有強烈的衝動——情感，熱愛，憂愁，和神仙般的歡樂。他的那雙手寫出了多少美麗，富有詩意的音調！他憐憫的眼睛曾射出多少痛苦，嚴酷，熱烈的感謝仇恨之歌！

這美而細弱的怪人，看上來幾乎有些神聖。看，他多麼懶洋洋地關閉他的眼睛；多麼溫柔地撫摸他自己的下顎。

「請你現在奏琴罷！」主人低聲地對他說。

「請再稍待一會兒，」他懇求，因為在一羣聽衆面前他總覺得有些痛苦。他絕少打起勇氣在公開音樂會上表演，祇有在家庭敘會裏，客人都足知音，室內空氣也很沉靜和淡，他才肯坐下琴椅。誰不想做他工作室內的小石像，看他孤介地，隨意地撫弄琴上的黑白音鍵？

現在他起立了。看他雙目射出的懸懼的光，看他顫抖地向琴位走

去，好像要避脫別人的視線一樣！

一支夜曲！這些瀉流的音調是手指奏出來的，還是一陣微拂過一步古琴的聲音？我們不見這內室的一切，芬芳的花朵散下來的片瓣遮住了我們的眼睛，我們看不見這奏樂的人，五彩十色的光使我們的視覺眩，一段音調的虹在我們回憶的雲中展開。

當他奏完了以後，他並不彎身鞠躬；他向聽衆望了一望，哀求寬恕似的。他不像一個驕傲，得意，感激的音樂會主角；他的表情是像一隻不知所從的牝鹿。

他咳得很利害，然後退回到牆角裏的位子。

蕭邦是一個可憐的人物。三十歲時，他的腳已踏在墳墓裏，他的心是禁閉在一個多情的女人的手掌內，他的一雙手是寄託給鋼琴的音鍵了，他的耳朵緊貼着大自然的耳唇，他的靈魂竭力掙扎，企圖走進天堂之門。

倘若 Handel 是丹麥愁人的代表，那末蕭邦便可以說是波蘭愁人的代表。他絕不，絕不，絕不快樂，總是爲莫名的悲哀而愁眉不展，連他自己也不能解釋他爲什麼這樣。

或許，這也就是他的著作常常使善感的人下淚的緣故，這也能解釋爲什麼他最興奮的舞曲常帶着憂鬱幽暗的色彩。

從前有一則故事；一個著名的喜劇演員，正預備到臺上表演婦人的蠢漢的時候，他接到了他愛子死亡的消息。他仍舊繼續表演他的角色，看衆大笑，但是在幕後佈置的人知道一切，都禁不住流淚。蕭邦就是這樣的。我想我的目力能透過他的音調的幕罩，瞭解他的痛苦，患難，憂鬱，沮喪。

但是有了知音，他也能打起精神來。這位短小，細弱，鬚髮，令人生敬的紳士低聲地說話，聲音略有些僵硬。有時候他的態度很從容不迫，頗像一位社交能手，還能變得很有趣。『跳舞場裏的人就這樣羨我的作品。』說罷，他就摹仿他們的樣子。『戲院裏的老人就這樣讀我的譜子。』說罷，他的臉容就變得怪異恐怖。偶然，他灰黃的面色會呈出激昂的熱紅，但是平時他炯炯的眼睛總好像在預備流淚似的。

有一次，我們出其不意地到他家裏去。室內是幽暗的，二支細弱的燭火在琴上發出亮光，照着這整個房間，桌子椅子都是隱隱約約的，陰森如鬼室。牆角旁的爐火發出玫瑰色的熊火，射在天花板上，牆上。一切都是沉靜的，半隱半現的月亮使這地方轉得更加嚴肅淒涼。

他正在彈琴，低聲地奏出新的調子。喬治霜夫人 (George Sand) 坐在地上，靠着火爐，靜聽他的音樂，似醒似夢，頰上露出愉快的表示。蕭邦的態度是飄逸可愛的，他除了音樂外不談別的。

『我並不預備做一個波蘭音樂家，沒有一個真正有靈感的音樂家能開始即預備要代表一個國家。我祇很自然地歌誦我的親愛的國家，我隱約地聽見我童年的聲音，過去的回憶，波蘭的人民，我的朋友。我聽見馬熱伽舞聲 (Mazurka) 和波蘭民舞歌。我聽見整個受難的波蘭在我的手臂下歌唱。』

『倘若在黃昏時你聽見我的音樂，你的心底必定像我那樣會受到一種莫名的震顫——悔恨，悔恨，老是悔恨。』

『你不可請求我表演，我不是一個開音樂會的人。聽衆他們都使得我恐懼，他們的好奇的表情使我不知所從，他們奇怪的臉容壓制我。然後是他們的頌詞了——不適合的措詞，可憐的欣賞……我的使命不僅是

要取悅於他們，我要深刻地感動他們，引起他們的回響，這才是有價值的。有時候我幾月幾年不公開奏樂，那一晚上你聽見的是我十年來的第一次呢！』

『你可要寫些關於你自己的事？』我們問他。

『哦，不，這種事我決不會做。我情願替人家走幾哩路送一封信而不願寫一些這種東西。』

我們就向他告辭。我再看見他的時候，他正病得很利害。他知道他的末日就在目前。

『誰在旁邊？』他低聲地問。『來，緊抓我。唱給我聽童貞女聖瑪利亞的讚美歌，它會救活了 Stradella，或許也會救活我的。它是多麼的美，多麼的美啊！』

『我死了以後，替我奏樂罷。到我墳墓旁來奏 Mozart 的「安魂樂」，它會催我平安地走我的路。愛我的人，帶更多的花來。將我葬在那位多情的天才 Bellini 和那位古典作家 Cherubini 中間。』

『伴我的愛姊姊露意絲，朋友。將我送回到我們自己的家去，回到華沙去，讓波蘭知道我是怎樣地愛她。』(選自『西洋文學』)

### 本 刊 第 五 期 要 目 預 告

萊茵河上的寶琴	衛 寶
戰時倫敦雜記	熊 式一
西洋人與狗	華 五
廢墟上	丁 誦
北國來詩	寄 柔
黃昏前後五封信	

十一月一日出版



## 一個善辯的納粹報告員

沈浮

希特勒在發動閃電戰以前，早就進行着神經戰了。英奸呵爵士的播音宣傳，就是這攻勢的一面。

每天晚間九點一刻，有一個奇特的英語音波跨越北海來到英倫三島。這聲音是悅耳的，清朗的，並且富有自信力的。「這裏是德國，這裏是德國，」它說。「漢堡，科恩 (Köln) 廣播電台，D J A。各位，晚安！」

在英國廣播公司的技術室裏，一位工程師發動一個電鈕，把這聲音記錄下來。有千百個英國家庭裏的收音機調節到這個電台的週率上。因為這是從德國來的最後的聲音，這是納粹和英國人最後的人情的接觸；這裏還有更重要於一切的，就是這位在戰爭中最有趣的，最有技巧的，而在某方面看來最含危險性的新人物——呵呵爵士 (Lord Haw Haw)。

他是郭培爾博士手下最重要的播音宣傳員；他的任務是離開英國人民的團結，引起他們對於國家的政策和領袖們的能力的懷疑，動搖他們最後勝利的信念。

他的工作是人所共知的納粹技術中的一部份；在英國政府人員，很是熟悉的，但在一般民衆，可不盡然。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會對勞舍寧博士 (Dr. Hermann Rauschning) 說過：「我們的戰略是要從敵人的

內心去征服他。……敵人的內心的惶惑，躊躇，恐慌是我們的武器。」

戰前，這種技術是藉英國的親德團體施行出來。親德派的人士，以爲凡爾塞和約待遇德國太奇劣了，他們主張和德國合作。但是在戰爭開始之後呢——不，就自去年三月十五日德國佔據捷京布拉格以來——那些親德派也改變了宗旨，緩和和合作的論調，就少有聽到了。希特勒乃不得不另想別法來分化英國人民，於是他轉向無線電的廣播。

德國第一次用英語作短波廣播，是在三月廿二日開始的——在佔據布拉格後一星期。起初的三個星期，都是些不合文法的，喉音不確的消息和滑稽的斷章取義。英語講得奇劣的德國人，口吃着，頓挫着，說出一聯串的謊言，半真的消息，拙劣的諷刺和反英演說。

英國政府人員冷靜地聽着；他們認爲，這種淺薄的廣播宣傳非但不能分化英國人，反足以使他們更加團結。但是在四月十日那喉音不確的話調不再聽到了，一個像音樂般的聲音在這裏第一次出現。「在有些人看來，」他說，「我是一個英奸，但是請你們聽完我的話。」接着，他靜靜地討論着英國的外交政策。他說：英國人主張以談判來解決糾紛，難道不列顛帝國是建立在談判的政策上的嗎？

德國人精明地放着娛樂節目，引得英國人聽他們的廣播。他們獲得驚人的成功。

他們譏笑着英國的宣傳。他們肆意地攻訐英國。他們譏刺地描繪英國人的單眼鏡，豪華，傲慢。他們播演短劇，誇耀着柏林生活的快樂。他們研突英國通俗的笑話，每晚激動着英國人。

爵士的冊封是在去年九月十八日這一天。倫敦的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的無線電編輯巴靈頓 (Jonah Barrington) 寫了一篇關於

這從漢堡來的聲音的文章，在這裏面巴氏給他一個綽號——呵呵爵士。每日快報是一個日銷二百萬份以上的報紙。巴靈頓在這篇文章裏，把爵士的人品作了個隱測的描摹：「從他的聲音，我推想呵呵爵士有一個向後傾的下顎，一個尖尖的鼻子，稀疏的黃頭髮向後梳着，戴着一只單眼鏡，襟上插着一朵素馨花——」於是在三星期內，呵呵爵士成爲一個國際聞名的人物。

德國人每晚也用法語作同樣的廣播，用一個法國人，報告着納粹政府的新聞和意見。但是法國人都深惡這個「斯特伽」(Stuttgart)是德國 Württemberg 省的省邑)的法奸。而英國人却把呵呵當作名人看待。

在呵呵獲有聽衆之後，這技巧又改變了。他謹慎地，微妙地，逐漸地插入他的宣傳。例如，在近日某一次的廣播裏，他說：「既然英國人說，對於捷克，波蘭，芬蘭和其他民族的福利，他們有重大的關切，那麼別人就可以問他們，曾否把一切責任交還給在他們統治下的殖民地人民，讓他們自治呢。」

後來，他又用煽惑的口吻提到英屬地的悲慘情形。他說，在英國各地有成千累萬的人民行將餓斃，這似乎是惡意的和撒謊的宣傳；但是他聲明，這消息不是他自己的，是從英政府所發表的「殖民地民食報告」裏得來的。他告訴英國聽衆這公報的號碼，並且指示他們在倫敦或格拉斯哥何處購買。他很謹慎地一直講到他的結論：

「英國很不贊成德國對於波蘭的處置，」他說。「但是，假若德國說它不贊成你們對付殖民地的政策，而向你們宣戰；你們一定要奇怪德國爲什麼要管閒事的吧！」

帝國的殖民地是他愛討論的一個題材。英國的失業問題也是一個；

英國的貧民區又是一個。呵呵爵士始終想在貧富階級間引起傾軋。他說，幾乎全體內閣大臣都到伊頓(在白金罕郡)，牛津或是劍橋去了。他告訴他們，計口授糧本應在戰事爆發的那一天立即實行的，却延遲公布，致使富有的能够從早囤集，窮人更無力購買了。

人們聽他的廣播是有種種不同的原因的。有些人是和收聽美國商業電台的節目有同樣的原因：爲娛樂起見，遂不是要聽廣告。有些人是被對於這個新人物的好奇心所驅使。這是他們的娛樂——聽這個寧靜的英國腔，從敵境裏對他們安閒地談着。

還有許多聽衆是懷疑英國的報紙和檢查機關的，所以他們要聽這假擬的貴族的廣播。呵呵很會把真的和捏造的消息，用適當的比重混和起來，作有效的宣傳。

就是英國政府對他也不得不重視。有一晚，在播音將完的時候他問：「被斯比上將號(Graf Spee)擊受傷的麥克西特號(Exeter)現在那裏？你們的消息說它沒有沉入南大西洋的海底，那是確實的嗎？」第二天晚上，他說英國海軍部沒有答覆他的問題。這樣，民衆便開始猜疑了，聚論紛紛。終於，海軍部覺得不得不發表聲明，他們說：麥克西特號的所在是不能宣佈的，因爲呵呵的目的是想替德國海軍當局刺探麥克西特號究竟是在英國或在貝末達，還是在福克蘭羣島修理。(麥克西特號現在已經回到英國了。)

多數人那當他一個笑話罷了；可是，這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時常有一般人圍坐在酒店裏，誠摯地，不知不覺地聽着呵呵爵士在漢堡所發的議論。這樣在不知不覺中，間接地替他宣傳，是會淆亂人心的！現在英國廣播公司正考慮着辦法來對付這個善辯的納粹報告員。



## 飛行憶語

劉蔭生

五月廿一日中午，由西京招待所搭坐歐亞航空公司汽車駛往機場，在站上吃了午餐。西餐的精緻，餐室的考究，和僕歐伺應之週到，都和上海上等酒吧間差不多，餐後把小提箱以及孝敏弟在上海送我的梳打餅乾、花旗橘子等共三件交站過磅，當時公司定章，凡行李不超過十一磅的不另收費。

忽然氣候變化，東風怒吼，陰雲四佈，俄而大雨傾盆，同行的幾位，都不免憂惶焦燥起來，初次嘗試飛行，如此不巧，就誤到達蘭州日期，猶屬小事，萬一中途發生意外，那可不得了，請問公司辦事人員，才明白如果氣壓過低，雲霧過濃，確係不便起飛，普通下點雨，毫無妨礙，而且飛走速度甚快，僅西安附近有雨，再向西去，氣候並不十分惡劣，本日班

期，不生影響。公司特備小汽車，分作幾次，將我們送上飛機。

當機停於地上時，頭部高，尾部低，因為前面輪盤大，後面輪盤小。入機門處，離地約四尺，需備梯子，以便上下。一踏進機廂，頓時引起一種新奇的情緒，那左邊是五個座位，右邊七個，除右邊最前一個面對機尾而外，其餘都面朝機頭，左邊最前是一小桌，坐墊靠背亦很舒適，類似頭等火車坐椅而略小些，中間係走道，鋪着華麗的地氈，每椅背上扣有軟枕頭一個，向上推去，適可托頭，彷彿置身理髮室內似的，椅子靠手兩端，各有布帶，俾坐定，僕歐送來棉花一小包，紙袋一個，並為扣上帶子。機聲太大，恐耳膜受震，須用棉花堵塞，至紙袋則備嘔吐之需也。頭頂上端為放置

物件之網架，與火車相似，玻璃窗可以旋上旋下，又與汽車相似，每個座位旁邊掛着一條粗看似布質，實際是金屬，好像是拉手，實在是個通風的管子，設使頭昏氣悶，祇要將管子尾端向上微曲，其中如丸的一粒蓋頭，馬上落下，風就由管口徐徐而來，如此握住管頭對準頭臉全身，自會覺得快適，另外置有氧氣筒一具，傍貼中英文通告，當機昇至高空，凡患心臟衰弱或感覺呼吸窒塞者，可通知僕歐啓用，這是坐客的一間。前面是機器間，我對於機器常識，異常缺乏，無從談起，兩位機師並肩而坐，最可怪者，竟口啣烟斗，此地此時此人而竟大吸其烟，不知是否正當？後面一間一半是廁所，一半是行李郵件間。

馬達發動了，機身有點顫動，三個發動機大翼，越旋越快，聲響猛厲，將玻璃窗旋下少許，震耳欲聾，乃急旋上，約閱半小時，機身緩緩前進，若問此時滋味，也無甚特殊，不過如汽車之開動而已，注視窗外，猶在地上，再移時，機已離地而毫不自覺，迨見機場木柵場外房屋人畜溝渠，悉如倒影鏡中，疾若流矢的向後而退，始恍然大悟此身已懸空中矣。大地的一切愈小亦愈模糊，分明是飛的愈高愈快。

不久雨霧迷濛，仰視無天，俯瞰無地，前後左右，一片渾沌，機身搖搖晃晃不停的擺動，全機同人相對默然，大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概，又不久雖然天際還是愁雲籠罩，西南方面却現出一線陽光，繼而透出半輪紅日，斜射地面，反映着渾黃一片，也辨不清是山是河，此外盡是團絮騰騰，白浪滾滾，蓋即雲海是也，名聞天下的黃山雲海，視此遜色多多，誠壯觀也。等到雲散雨止，上邊晴空萬里，茫無涯際，下邊巒嶂起伏，連綿不絕，（西北高原，係黃土層，遠觀宛若黃海波濤。）入甘肅境界，涇水瑩晶發光，蛇蜒迴曲，如擲幣於地，至所經過之城鎮，渺小直類兒童模型玩具，而極稀罕之田原綠野，縱橫錯落於遍地黃土之間，尤覺奇趣。余試離座而起，緩步走道上，異常平穩，電車火車皆不能及，恭維一句，如履平地真可當之無愧。復至廁所試行小解，不知小便是否留存機內，如池底有管通於機外，則此尿洒落何處，又費推敲矣。嗣再請僕歐開試氧氣筒，因纏錯過緊，僕歐不能取下，承機師親自動手，吸了幾口，似乎精神一振。和同機者攀談，必須交頭接耳，否則聽不清楚，二西婦及教士數人就地圖邊談邊寫，外

人富有研究精神，於此可見一斑。機上備有餅乾橘子水等品出售，我們吃了一些，每人給下僕歐二元。

『快到目的地了！』僕歐如此提醒一句，霎時浩蕩的黃河，巍聳的城樓，和鱗次櫛比的市廛盡在眼底，機掠城心折而東行，每次如升降機之往下輕輕一頓，高度即降低若干尺，且飛且頓，不知幾次，已着地矣，繞場一匝而停，同伴相接下機。

此行費二小時零五分，閱之僕歐，最高飛度達六千公尺云。

## 代郵

于鳳兩君鑒：來詩均收着，准於下期發表，謹希注意。

望流君：大作尚在評閱中，一俟決定，當再通知。

蔭生君：前後兩函均收着，如蒙愛護本刊，當歡迎惠賜大作，除已另函奉達外，再此簡復。

天地間編輯部

1940  
 橡膠業之驚人發明  
 避濕軟本膠底  
 回力高  
 正泰信記標牌  
 出品  
 各大小公司  
 及均店商鞋膠





# 阿屠夫希特勒與女人

科勒

希特勒是一個蘇夫，戈培爾說他將永不結婚，因為他只有一個愛人，就是德國。這樣說也許是一種好的宣傳，但是只是宣傳而已。希特勒是發女人瘋的。他的戀愛故事並不常和一個健康的人一樣。但人們所不知的是希特勒和女人的私生活。

讓我們先從前些年頭說起吧。下述的事，我是在三個不同的場合裏聽三個不同的人告訴我的。其中有一個還是納粹的高級人物。她的名字叫格麗勞拔兒，是希特勒的異母姊妹的女兒。

希特勒在一九二一年認識她時，她正十九歲。他狂熱地愛上了她。她呢，喜歡他，但她的喜歡永未開成愛的花朵。爲了愛，希特勒開始疎忽了他的政治工作，他忘記了出席集會，而寧可把他晚上的時間化在和苗條的格麗勞拔兒散步於慕尼黑黑的花園，白天的時間，則化在寫熱鬧的情書上面。

但希特勒的家人們却不贊成他和他的姓女

結婚；而格麗勞則知道他狂熱地愛着她，但對他不無好感，也覺得不能和他結婚。

不過，她並不敢對他明白說出。她知道希特勒的願望是不能被藐視的。每晚她都在思量如何應付。她不能告訴他說她永不能和他結婚，而她又每天都感到更深一層地陷入於那急劇地成熟着的情愛關係。所以，結果她只好走上了她認爲唯一的出路，自殺。

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三日這天的晚上，她站在她的門口向希特勒說再會。希特勒攬着她，熱情地吻着，用手撫摸着她顫動着的身體。後來，她掙脫了，回到房間裏，寫了一封信，告訴希特勒說她不能和他結婚，把信寄了，便繃上房門，開放瓦斯自殺了。這就是希特勒第一個戀愛事件的終結。希特勒差不多也要自殺了！有好幾個禮拜，他總是在慕尼黑黑的街頭躑躅着，一句話也不說。他差不多不吃東西，兩眼圍着黑圈，政治是被忘記了，他好像覺得生命已經完了一樣。他決定在工作中來忘

却他的痛苦。一直到他上台時，他便不會再要過第二個女人。

但當他掌握着最高的權力後，他對於女人的需要又抬頭起來了。戈培爾不久便發覺希特勒並不如他所宣傳那樣的對女人不感興趣，他想利用這一點，要是希特勒決定結婚時，那女人必須是經過他的舉荐。戈培爾想經由這樣來加強他在希特勒面前的地位。

作爲戈培爾這種計劃的第一個犧牲者是雷娜德茂勒兒。在我未進貝德斯伽登以前，她是我所愛好的女明星之一。她是姣好的，她會唱歌，會舞蹈，並且有一種爲許多德國女人所無的天真的快樂神氣。當她到貝德斯伽登來時，我發覺她的嫵媚並不是在拍影片時裝出來的，她在實際生活上也正和她在銀幕上一樣的溫和與可愛。戈培爾巧妙地把她介紹給希特勒。他在希特勒面前稱讚她的表演，接着提議在希特勒的

私人影院裏開演她的幾部片子。希特勒是喜歡電影的，便答應了。他爲雷娜德而傾倒，於是吩咐戈培爾請她到貝德斯伽登來過幾天。

邀請被接受了，在某一個星期五日，雷娜德茂兒準時來赴宴會。餐事順利地進行過去了，希特勒提議帶雷娜德去參觀房子。他們一起走，戈林，戈培爾，戈培爾夫人和其他的一兩位賓客跟着。每跑過一間時，便停下來看一會，希特勒很少開口。後來他們跑到藏書樓，雷娜德向希特勒問起一些關於書的話，當他在答復她時，她從眼角注意到其他的人已經向前頭的那些房間走去了。

她單獨和希特勒留在那裏，這就是當時發生的事——要不是雷娜德親自告訴過她的朋友們，要不是我親自從她的朋友的女僕那裏聽到過，那是不會教人相信的。

希特勒突然截止了關於書的談論。他對雷娜德注視了一會子，然後舉起手來行納粹敬禮。他把這種姿勢繼續了幾分鐘才放下來。

「我可以這樣舉兩個半鐘頭，」他說。

雷娜德怔住了，不知怎樣回答好。

但希特勒繼續說下去：「當我的挺進隊和士兵們在我面前經過，我舉手還禮時，從來不

會感到疲倦，我從不動一動。我的手臂好像是花崗石的一樣，堅強不撓。但戈林却不行，他只要舉了半個鐘頭就必須放下來。他是鬆軟的，但我却堅強。我可以舉手至兩個鐘頭之久，等於戈林的四倍，這也就是說我比戈林強四倍。這是一種驚人的技術，我自己對自己的力量有時也覺得驚異。」

說完之後，他就轉身走了出去。

這就是希特勒首次對雷娜德求愛的表示。在她勾留的最後一個晚上，他邀她到他的影院去看她自己主演的影片。除了那個放映者儘量從放映機旁偷看而外，便沒有別人在場。

希特勒吩咐放映雷娜德最新的片子，他們並肩地坐着。在映到一半時，希特勒拿住了雷娜德的手。他並不說話。雷娜德輕輕地從唇上閃一個微笑。她放任他的熱情的動作；一直到影片映完爲止，希特勒完全沉浸在狂縱的愛中。

第二天早中，雷娜德乘坐了希特勒的私人飛機飛回柏林，在她的樓上，她發見好些大花盤插着珍奇的花朶，那是希特勒送來的，有好幾個禮拜，希特勒都每天地送花給她，還有別的和更有價值的餽贈，像鑽石和皮裘。戈培爾的宣傳機構亦發動了，納粹報紙上都出現了這

樣的文章：讚美雷娜德是德國最偉大的劇人。電影院被命重映雷娜德的舊作，一切時髦的報紙都刊印着她的照片。

雷娜德同時兼演舞台劇，所以必須住在柏林，因之希特勒也離開了貝德斯伽登，有兩個多月我們都看不到他。但我們都知道爲的什麼。他是不能離開雷娜德的。她到那燦爛輝煌的新總理府去找他。他有兩次到她那裏去，每一次都有許多秘密武裝的該斯達普在四週保護着。在第二次去看她時，他到早上四點鐘才離開，從午夜起，他們就在一塊兒。

雷娜德並不愛他，却樂意於爲德國的統治者的妻子。戈培爾快勝利了，要是雷娜德成爲希特勒夫人，那她就不會忘記是誰把她介紹給元首，這樣戈培爾的地位就十分鞏固了。而假如她真的和希特勒結婚，世界的歷史也許就會改觀；因爲她是一個良善的女子，她會用盡一切的力量來轉移希特勒的意志。但因爲一個猶太人之故，終於事成泡影。也正因了這種實際而加強了希特勒對於猶太人的憎惡。我聽見他這樣說過，猶太人破壞了德國的經濟生活還不算，還要破壞了他個人的幸福。

他常常嚷着說：「他們必須賠償的，他們

必須賠償！」

這是真的，一個猶太人使他和雷娜德的結婚成爲不可能。但這並不是那個猶太的過錯。這位猶太人是一個百萬富翁的獨子，他們這一家在德國已經住下了二百多年。

雷娜德並不是反猶太主義者，她認爲那只是胡鬧。而在她碰到了這個猶太人兩三次之後，她更認爲反猶太人是一種罪惡。不久之後，她就狂熱地愛上了他。但即使是雷娜德，也明白他們的戀愛是不能公開的，所以他們總是秘密地會晤，乘汽車到鄉僻的地方去，在鄉下露天花園裏吃飯喝酒。

但危害的陰影總是籠罩在他們頭上。雷娜德知道終會鬧出亂子來的，所以勸他的愛人離開德國。

不久以後，雷娜德到巴黎去渡假日。她不敢長留在巴黎，因爲她在德國有着太多的親戚，要是她拒絕回德國時，那她的親戚們就會被送到集中營裏去。但他們却在巴黎過了一個月愉快的生活，希特勒是被忘却了。雷娜德是寧可犧牲作爲德國元首夫人的一生來享受她的猶太愛人一夜的情愛的，而她所享受的却是幾個星期的這樣的夜。

從雷娜德假期中的第一個星期起他們就跟蹤了，等到雷娜德快回德國時他們已經完成了關於她的行動的一大串報告，附着她和那位猶太青年的一道騎馬，跳舞——緊緊地抱着，吃飯，喝酒，以及愛人們在公衆之前所作所爲的一切行動的照片。

這些報告給裝入外交文件袋裏而寄給希姆拉。要是這些報告落於戈培爾之手，那事情也許就會兩樣，我說過的，戈培爾對於猶太人並沒有真實的個人的惡感；而他又極願意希特勒和一個他所推荐的女人結婚，所以他也許會把那些報告壓下去。但希姆拉不這樣，希姆拉非常討厭戈培爾，也非常討厭猶太人。

希姆拉把那些材料親自帶到貝德斯伽登，他見了希特勒，把那些材料擺在希特勒的面前，希特勒看了那些報告和照片，氣得面孔蒼白，下令當雷娜德跨入國內時立刻帶來見他。我和兩個挺進隊員給派到阿城去接她。我的任務是去作爲她的女僕，而她原有的女僕則遣回柏林。

我們一行四人在柯隆納過了一夜，住在馬廠冷街米德浩塞酒店。

第二天，我們吃完早餐後又出發。除了吃

中飯外沒有停過，晚上在斯杜德伽德過夜，第三天下午我們到達貝德斯伽登，雷娜德煩惱着不斷的向我問東問西，她所問的話都是我所能答復的，即使我敢於答復。

她一到後立刻就給帶往她住的房間，在那裏吃她的晚飯，一直到晚上十一點半才給叫往見希特勒。她要我在她的房間裏等她回來，我因爲沒有別的事，所以就等着。早上三點鐘時她才回來；蒼白，疲倦，但再不恐懼了。

我給她做咖啡，她便告訴我一切的經過。

「元首一個人坐在桌旁，」她說，「我經過房間向他走去。我微笑，希望沒有什麼。差不多，有三分鐘他全不說話，甚至連看都不看我。然後粗暴地把椅子向後一翻，他站了起來，向我大聲地說道：

「婊子，婊子！和污穢的猶太小子鬼混的婊子！這就是你在假期中所做的事。你不該出現在銀幕上，應該出現在柏林的四馬路上，那才是你真正的去處，去和那些卑賤的男人們鬼混。」他嚷着，臉色蒼白，額上青起的靜脈管搏動着，接着他又說：

「是的，你在巴黎的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你像一個卑賤發臭的娼妓一樣的生活着。

但我不能這樣地受侮辱的，我是德國的元首！」

「他停止了，我那時極想吃地大笑起來，要是笑出來那就糟了。我沒有說什麼。」

「他停了一會，然後走向他的桌旁，拿一大堆紙和一束照片，拋向我的臉上。」

「『看吧！』他咆哮着。我蹲下去拿起來，

向一張照片瞥了一眼。開始我看不出什麼，因為整個房間好像都在旋轉，那是我和R君攜手在賽恩河畔散步的照片。我這才知道什麼都被發覺了，我也知道我的生命已在危險之中。」

「我站起來，看住希特勒那瘋狂地凝注着的眼睛。」

「『是的，你所發覺的不錯，』我說。」

「他又開始嚷些什麼，突然，停止了，眼淚洶湧而出。他像一個歇斯脫里亞病發作時的女人樣的哭着，那樣子是頗為可怕的。他的肩膀抽搐着，頭髮像泥漿一樣的垂伏在額上，眼淚氾濫了兩頰。」

「本能地，我知道怎樣做了，我輕輕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阿屠夫。』我輕輕地說，『我很抱歉，我是放蕩的，罪惡地放蕩的。過去的事我

不知道是怎樣發生了的，我昏了。寬恕我吧，這就是我所能向你請求的了。我知道我是連請求寬恕也不配的！』

「這發生效力了，他的狂風暴雨般的憤怒消失了，他啜泣着，一如心碎了一樣。這樣，他寬恕我了，他把他的手放在我的手裏，看着我。」

「『你真是蠢，我不能總是恨着你的，』他靜靜地說。」

「我知道我勝利了。是的，以後我們就繼續談下去，我必須答應他不再和R君會面。而我自然是毫無誠意來履行這個諾言的。」

她疲乏地笑了一下。這事算是纏繞住了。但她雖然這樣地告訴了我，我仍然不懂為什麼能夠纏繞得住。我只好想希特勒因為真的愛上了她，所以能夠吞下這樣的一個侮辱。無論如何，希特勒是真的吞下去了的，所以以後的一兩個月，什麼都恢復到和以前一樣。他常常和雷娜德在一起。

後來，雷娜德又離開德國，這次去的是蒙得卡羅，R君也在那裏，該斯達普們又發覺了他們的事，但這一次的動作却要比在巴黎的遲滯些。所以當雷娜德回到柏林時，那些關於她

的報告都還沒有到希姆拉的手裏。他們倆個在蒙得卡羅所發生的事我無從知道，但她一定向她的愛人作最後的訣別，回家來準備自殺，因為當她回抵柏林的那一晚上，在午夜前，她從四層樓上的窗門口跳了下來。

救傷車忙着她把她送到醫院，醫院為她開刀，輸血，但一切都沒有用了。她只甦醒過幾分鐘，說了幾句殘斷的話便死去了。

消息立刻傳給希特勒。這時他在貝德斯伽登。有兩天，他像一個狂人一樣，大聲痛罵着猶太人。雷娜德寧願自殺而不願終身和她所愛的人隔別。希特勒却看不出這裏面的悲劇，他只知一個猶太人奪去了他所愛的女人，這在他的頭腦裏，又加旺了他反猶太人的火燄。

他對雷娜德的愛跟着雷娜德一道死亡。不久之後，他又有了另一個女朋友，也是電影明星，名字叫真妮尤哥，一個皮膚淺黑色的小女郎。她的家庭很窮，幾年前還是巴巴里安地方的普通農戶，但却是良善的亞里安人。

一九三七年的某一天，德國秘密的「自由電台」在廣播時，突然停止了其他違法的節目，插進了這一段說，「戈培爾夫人，你願意知道你的丈夫把他的許多時間化在什麼地方

嗎？這很容易的，問那位年輕的姑娘真妮尤哥，她應該知道。」

「自由電台」所報告的是對的，這時真妮尤哥還是戈培爾的情人。當希特勒知道了時，他責問戈培爾。戈培爾則把她介紹給希特勒，而從這一剎那起，她已不再是戈培爾的，而是希特勒的了。希特勒對於女人的愛情是純潔的，但那些以爲他是無能的傳說却是謊話。我聽見有一次他對戈林說：「我知道女人的用處也正和你知道的一樣。」

他立即贈給真妮尤哥一座史蘭根巴德的小房子，史蘭根巴德是一個距離維斯巴登七英里的美麗的小村落。她喜歡鄉下，雖則這無論從柏林或慕尼黑要到那裏都嫌太遠一些。希特勒來過三次，兩次只住過一宵。但第三次却從星期三住到下星期一，在這期間內，只有極少數的人才知道希特勒在那裏。真妮尤哥做了幾個月希特勒的情婦，他爲她花了很多的錢。

在貝德斯伽登，她吃飯的時候常常遲到。有一次，我在下層樓的走廊上聽見二層樓上很重的叩門聲，雜着男人的咆哮和女人的叫喚。我正想走上樓去看看是什麼事，但希特勒的姊姊葆拉看見了，把我叫回來。

「沒有什麼事的，」她說，「做你的工作去吧。」我得順從她，因爲她是希特勒家中很重要的人物，後來，我才知道希特勒在這一天情緒很壞，所以真妮拒絕下來吃飯。希特勒上去帶她下來，但碰到的是閉門羹。他打門打了好幾分鐘，一面咆哮着；但真妮却不爲所動，只是不時地叫喚着來增加噪鬧而已。

我見慣了這一類的事情。她喜歡惡作劇，並且常因此而引起噪鬧。有一次，她給戈林一條橡皮做的臘腸。戈林切了一會，然後把牠連盤子拋到地板上，發出一連串的咒罵。另有一次，她在元首的鳥室中放進去一隻鸚鵡，這是一隻平常的鸚鵡，不過她教會了牠說這樣的一句話：「我是元首！我是元首！」當希特勒第一次聽見時非常生氣。她並且歡喜用戈培爾或者戈林等的名字，發一些措詞荒唐的電報給希特勒，要是別人這樣做，那末一定會被斬首。

但她的取樂的方法並不都像上述這樣的無害，當她在貝德斯伽登住着時，希特勒特爲她設立了一個攝影室，室的一端有一個小劇壇，真妮就常在這個壇上表演。她的表演被攝成影片，而影片則給收藏起來，等希特勒高興時便拿出來在他的私人影場裏放映，那些表演大致

上差不多是一樣的，是裸體表演，而希特勒則聲稱那是「藝術」。

這時候的希特勒正像是另一個人。我們不時讀到外國的報紙，說他正埋伏在貝德斯伽登，說他心經喪失了權柄，但這些都是胡說。不錯，希特勒的工作能力是癡癡式的，但我從未見過他疲乏。他的雌伏時期常常只是因爲一個原因：把精神貫注在一個女人身上。真妮在作爲他的情婦的幾個月中，佔去了他全部的時間和精力。但她並未被註定爲貝德斯伽登的家，她從未有將成爲希特勒的妻子的樣子。他爲什麼拋開了她，我可不知道。這一回的戀愛的結束並不是悲劇式的，簡單地結束了，真妮回到柏林照常生活，而元首則開始另尋新歡。

我在貝德斯伽登時，希特勒還有另一個女朋友，但我不願說出是誰。我將永遠地說她是某小姐，因爲祇有她還給我自由。我所能說的，只是她是希特勒碰到過的最好的女人。萬分可惜的是她沒有成爲他的妻子。

據我所知，基斯德納兒小姐也參加過希特勒的私生活，而且還在參加。她年紀四十，面貌平常，身體茁壯，並不嬌裝妖艷。我覺得她將永遠是希特勒生活中一個最大的神秘之謎。

# 三三藥片



各大公司 各大藥房 均有代售  
 上海英租界 總發行所  
 地址：上海英租界  
 電話：九〇三五

## 天地間

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證C字第八二八號  
 法租界登記證已在呈請中

第 四 期

廿九年十月一日出版

編輯：天地間月刊社

發行：曹家祥

出版：文華出版社

總發行

大興公司  
 上海福州路六八七弄三十號  
 電話：七六七八

外埠總經理  
 桂林：科學書店  
 成都：東方書店  
 蘭州：新生書店  
 西安：西安派報社

國外總經售：星羣書店

香港皇后大道中一七五號

分銷處：全國各大書局報攤

★每逢一日出版·本期零售三角五分★

品質高於一切！

人人一望而知此即握着  
臟器製劑中最高權威之

長命牌 維他賜保命 補針劑

十年努力 十年奮鬥 成分名貴 舉世無匹  
名廠出品 精益求精 功效確實 睥睨一切

男用主：神經衰弱；未老先衰；腎虧遺精；營養障礙  
腰痠背痛；血管硬化；性能衰落；補助戒煙  
女治：身體虛損；產後血虧；月經不調；久不生有  
經痛經閉；體虛白帶；面黃肌瘦；容易衰老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分劑針劑



雄視一切之大補品

# 維他賜保命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 胃如何？



霞芒

胃為營養之府！  
精力取給之所！

胃口不開。即消化不良之現象。日久足以影響健康。以致營養不足。面黃肌瘦。精疲力倦。衰弱多病。

## 寶壽香

是治胃病靈藥。是開胃口寶鑰。用活性酵母及各種惟他命合製。並經紫外光線照射乾燥。治胃氣悶飽。脚氣病。胃腸病。功能開胃強身。輔助消化。增加體重與食慾。倘使胃口不佳。請即服用此劑。而且甘芳鮮美。男婦老幼皆宜。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有代售